

十字街頭

魯思



行印局書

集一第

刊叢本劇 編

十字街頭

四幕喜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一集
十字街頭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改 編 者 魯 思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十字街頭

人物：

趙柯幹

前樓房客，年約二十三、四，一個剛從大學文科畢業出來的知識青年。態度相當率直而認真，他肯吃苦，也能耐勞，但他染有小資產者的習性，生活裏面稍帶一些羅曼蒂克的氣息。現在他失業着，生活常常發生恐慌，雖說每月也有幾十塊錢的稿費收入；可是，俗語說得好：「杯水車薪，何濟於事。」這區區的一個數字，如何能解救他的經濟壓迫呢？生活煎熬着他，他却並不感到苦痛，因為他懷有理想，一種向上的理想呀。他認為祇要努力，便可征服一切。「人生即是努力，」這便是他的哲學吧。不過，「人生」究竟是什麼？他可不大清楚了。

劉美俊

其友。是個思想純正，認識清楚，生活嚴肅，頗富朝氣的青年人。他研究的是社會科學，愛埋頭實幹，平時非常沉默寡言的。也許受刺激過深的緣故，常常會發「神經病」；而這種「病」，必須補說，並不屬於病理學的範疇內的。

徐灑傑 大學畢業生，年約二十四五，他們失業四兄弟之一，柯幹同室的人。他害着初期的肺結核，症常作乾咳；整天

愁眉不展的，沒有着「熱」也沒有着「力」。他幻滅，他頹廢，他消沉，他更苦悶而憂鬱。

唐祿天

也是老趙的朋友，並且還是同級和較接近的夥伴。他愛好美術，擅長油畫；但他並不屬於「人生派」或「藝術派」的，因為他什麼都不大理解，圖畫對他僅是一種嗜好而已。實在地說，他是一個嚴重的玩世症的患者，也是名符其實的樂天主義的人，這和小徐正形成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走上了人生的灰黃兩個最危險的南北極端。

楊芝瑛

後樓房客，工廠管理員，二十一歲。她是一個情感重於理智的女性，受過中等教育，懂得自立，也略知工作與事業的意義。可是，許受她的社會層所決定的階級意識的作祟，她沒法克服小資產者的女性之愛美天性（據說愛美是女子的天性），當她正和異性相愛了的時候，她更不能不特別看重自己的秀麗的面容。

姚康敏

楊芝瑛的同事，年約念七左右。一個女性裏的男性，她蔑視女性的輕浮，與寄生草式的生活。她能理解並認識人生的真諦，爲了求得自立，爭取女性自身的解放，她才跑進社會去和世界上的任何男子一樣地吃苦與努力。故她雖和楊芝瑛有着一樣的美好的姿色，但她自己却像全不知道似的，從不想到它的。

杜醉翁

二房東，是個杯中物的嗜好者，醉時老愛哼着「烏龍院」裏的詞句：「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我宋江。那一日間遊在大街上，偶遇着好漢小劉唐，他把那實言對我講，請我到梁山去爲王，這富貴豈是人妄想，自有天爺作主張。行一步來到了長街上，又聽得……」所以大家就拿「烏龍院」當作了他的名字。

俞氏 其妻，凶悍得很，上海的典型的房東太太，故老趙等一夥人老在背後喊她「雌老虎」的。

珍珠 其女，六歲。

其他 隣婦、郵差、流氓、男女遊客及人力車夫等。

時間：

中華民國某年某月，總之是現代就得了。

地點：

上海，「小巴黎」的上海。

目次

圖照

銀幕上的「十字街頭」(四幀)

舞台上的「十字街頭」(四幀)

本書.....(一一—一〇九)

附錄.....(一一三—一二二)

故事

各報評論摘錄

走向十字街頭(趙景深)

首次公演的演職員表

後記.....(一二三—一二六)

第一幕

佈景 是上海習見的一所擁擠而嘈雜的，衙堂房子的二層樓的橫斷面。很破舊的，牆壁都已褪了顏色。

右側是上上下的樓梯的平台，天花板上單調地懸垂着一隻燈罩已經碎了一半的五枝光電燈。向平台的右邊，依稀地可以隱見通底層和達曬台的樓梯的扶手。平台的左面是間「後樓」，空氣不大好的，祇有一個窗戶開在靠平台一邊的右壁上頭，玻璃上漆有一層白色的膠粉，白天的光線全仗這個半透明的窗戶中勉強地漏進一些。後面近平台處，則是一扇左右移的滿染塵埃的赭色的門，門外的一小塊狹長的空地，是前樓出入的必經要道。再左隨着一層薄板的，便是所謂「前樓」的了，光線相當充足，因為臨着天井和遙對前門的左壁，裝有一排長玻璃窗的緣故。

在這間「前樓」裏，佈置得很平常，後面左角處安放一張半舊的俄國式的沙發床，底下放着一大一小的一隻手提衣箱；朋友多時，把它拖出來一豎起了，也便權作一條坐椅。床的一頭，正對着門的床的一頭，置有一個屏風。中間稍偏右側，接近薄板跟前，斜斜的橫放着一張粗陋的藤椅，和一隻半年前從北京路舊木器店裏買來的寫字台，在晚上它還是一張舒服的臨時睡榻；桌上的幾冊紅色簿面的精裝「魯迅全集」，老趙在白天常常視作聖經似的珍重與閱讀，晚上却又把它當作一個枕頭使用着的。床前的長窗處，置有臉盆架等，臉盆

裏放着漱口杯一類日用物件。沿着窗前的牆脚跟邊，則堆着的盡是些舊書和報章，也許還雜着一兩雙臭襪子或破短褲。

此外，隔成前後樓的薄板壁上，則掛有這裝在相當考究的框子裏的四位失業伙伴的學士照像，近口鼻處希奇古怪的都粘着「失業 No: A J T…… B J T…… C J T…… D J」等字條兒，想是沒有飯喫，準備封鎖嘴巴的意思吧。床的後壁上頭，則掛着一隻古舊的六弦吉他 (Guitar) 和幾張世界著名的文藝家的畫像。靠台前的寫字台近旁，還有一隻舊式的長短波的無線電收音機放在茶几上。這些都是老趙的，可說這個房間內最奢侈的三件裝飾品了。

那邊半間的「後樓」，現在是空闕着，裏面除了一張古老的賬桌，是二房東的財產，此外還涼着幾件衣服。地上則滿是破布紙屑，骯髒得很。

當暮啓時，「後樓」是黑暗的；「前樓」則閃耀着一盞暗淡的十五枝光的電燈。是深夜的時分了。窗外，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下着陣雨，滴滴搭搭……

小徐伏在桌上飲泣，他的頭髮和衣服都淋得濕濕的，顯然是剛從外面回來。

老趙邊脫濡濕的雨衣，一邊兒說。

柯幹 我們應該勇敢的生活下去！——你爲什麼要跳黃浦呢？自殺，多蠢的傢伙，一個人能有幾次好

死的，你不能把你的死用得更適當一點嗎？傻瓜！

蕭傑 (哲學地) 煙，煙，什麼都似一縷煙啊！

(雷聲，雨點。)

(老趙怕他受涼，取件浴衣給他披上，然後沏了杯茶，遞給他。)

蕭傑 (支持起來) 畢業即是失業，失業也便等於宣告死刑。……工作，事業，光明的前途，理想的神殿，

什麼都變成了泡影，泡影……(無力地倒在椅上)

(隱雷，雨聲。長的一陣閃光，恰巧射在小徐的面上，可使觀眾瞧見他流着兩顆淚珠。)

柯幹 小徐，你要知道你死了，你的家鄉還是照樣的荒涼；這個萬惡的社會呢，也是依舊如此的黑暗，

像這漫漫的長夜，並不因為你死了，什麼都變得光明一點兒的。

(雨聲漸止。閃光，隱雷。)

蕭傑 人生是煙！我活着又有什麼意義呢？我不能奉養我的父母，我連我自己都不能救活……

柯幹 你的病會慢慢好的，你為什麼老是想這個呢……小徐，即使有了病吧，我想，我們總得在未

死之前，幹一點有意義的事……(扶他)快去睡吧，夜已經很深了。

蕭傑 (自語) 未死之前(拭淚，長嘆)……

(雷聲漸隱，祇剩閃光。)

柯幹 (扶着小徐帶走帶說) 小徐！金錢、地位、名譽、愛情，這一切呀，我們是不會臨到的，我們也不用去想

它；可是，我總覺得，我們還有着使命，這個使命，我雖說不清楚，但我總覺得我們是有着這麼一個使命的。在這個使命還沒有完成一點兒的時候，我們是不能輕輕地就把生命拋去的。
 瀟傑（住足，望着影子）都像這個燈光下的影子，我們的前途，我們的希望，模模糊糊，渺渺茫茫，並且永遠沒法抓住的……事實如此，我活着就像一個浮屍……

（閃電，極短的。）

柯幹（慰安地）睡去——小徐，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是人，我們活着總得做點工作的。

瀟傑工作到那兒去找呢？在這世界上，睜開眼來，盡是些殺人不見血的囤積奸商，恐怕連我們吃一

口飯都有人張大了眼睛不許吃的。（躺下）

柯幹你不是在繙譯一部書嗎？這也是工作呵，這難道不是工作嗎？（給他蓋被）小徐，不要這樣的悲觀，睡吧，安心地睡吧。

瀟傑（感激地）謝謝你。（疲乏地）老趙，你也睡吧。

柯幹（點頭）你安心地睡吧，挨過了苦難的今宵，明天也許就是我們的世界了，大家都有職業，共同地度着快樂的生活。（也許爲使小徐容易入眠並驅走他的悲哀起見，他從小徐的床沿上站了起來，乘便取了吉他，依在窗前，輕輕地唱「Nightingale」的主題歌。）

小 D 調 4/4

轉

6̣ 3̣ 2̣ 6̣ | 4̣ 5̣ 4̣ 3̣ 2̣ 3̣ — | 2̣ 3̣ 2̣ 1̣ 2̣ 3̣ 1̣ | 7̣ 2̣ 6̣ — |
 你 要 思 爲 甚 麼? 如 有 悲 傷 記 在 心 上。

6̣ 3̣ 2̣ 6̣ | 4̣ 5̣ 4̣ 3̣ 2̣ 3̣ 2̣ | 1̣ 5̣ 6̣ 5̣ 4̣ | 3̣ 2̣ 7̣ 3̣ |
 一 個 好 漢 有 這 麼 能 人, 哭 泣 不 像 樣。

||: 6̣ 5̣ 4̣ 3̣ 4̣ | 5̣ 3̣ 1̣ 6̣ | 6̣ 5̣ 4̣ 3̣ 4̣ | 5̣ 3̣ 1̣ 6̣ |
 夜 驚 吓, 小 夜 驚 吓, 小 驚 吓, 小 夜 驚 吓, 小

6̣ 5̣ 4̣ 3̣ 4̣ | 5̣ 3̣ 1̣ — | 2̣ 3̣ 5̣ 4̣ | 3̣ 5̣ 3̣ 6̣ — |
 雞 的 小 圓 鏡。 你 唱 吧, 唱 吧,

2̣ 1̣ 2̣ 3̣ 2̣ | 6̣ — . 5̣ | 2̣ 3̣ 5̣ 4̣ | 3̣ 5̣ 3̣ 6̣ — |
 唱 吧 唱 吧 唱 起 去 我 的 悲 憤,

2̣ 1̣ 2̣ 3̣ 2̣ | 6̣ — . 0 : || 6̣ — — — — ||
 起 去 我 的 悲 憤,

(此時陣雷早已過去，烏雲散了，月兒又露了臉，光從窗外射入，照在睡熟着的小徐身上。)

瀟傑 (夢囈) 啊——啊……

柯幹 什麼要開水嗎？(聽他不應，知道他已熟睡而說夢話。掛了吉他，走回寫字台前，把桌上寫壞的幾張稿紙，丟

向後樓，接着坐下，握筆續寫他的「未完成的傑作」。可是，當他剛動手寫了一行光景，樓下二房東的臥室裏的掛鐘已經在報十二點了；鐘聲才敲第十一下時，室內的電燈便突然的息滅了。老趙很快地打開寫字台的抽屜來，摸素着蠟燭和火柴，燃着了後，一看錶兒，他又禁不住憤怒着了，罵道：「媽的，房東怪老太婆真是雌老虎，現在才十一點十分呢，她自己撥快了三刻多鐘，就關燈了！」

瀟傑 (夢囈，大聲驚叫) 啊……啊……

柯幹 小徐，小徐！醒一醒吧！

瀟傑 (似醒翻身) 哦……

柯幹 作夢？又夢見了什麼呵？

我……瞧見我的媽在哭着，她的模樣瘦得像個骷髏，睜大着血紅的眼睛，頭髮蓬亂的披散在肩頭。

柯幹 小徐，你想得太利害了，所以會有這樣的夢。

瀟傑 已經將近四年不見面了，連信也沒有一封的。

柯幹 那你自己也不寫信回去呵。

滿傑 我，我寫什麼好呢？她老人家滿想她的兒子大學畢了業，一定可以給她享福的。

柯幹 別再多說，已經十二點鐘了，好好的睡吧。——多想對於你的病是有害的。（口中吹着「The Country Bride」裏的插曲，把蠟燭移至無線電收音機上，整理寫字台上的什物，預備睡覺。）

（天氣悶熱的緣故，前衛堂裏似又有着乘涼的人，斷續地傳來「思鄉五更調」的歌曲聲。）

滿傑 （嘆了口氣）老趙，我想明天回去，回家鄉去。

柯幹 小徐，你越病越像詩人了，要不要吟首「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語調變得沉重）回去？你的錢呢？

滿傑 我已經想過了，預備賣掉那張文憑。

柯幹 賣掉文憑？誰要你的？那是資產者的裝飾品，所謂「寒不能衣，飢不能食」的。

滿傑 那年畢業的時候，不是我有個同鄉考不及格嗎？他要自費出洋，想買我的文憑，我那時氣得不去理他；可是現在，我想明天去買給他了也好。

柯幹 （非常習慣地爬上寫字台睡覺）唔，是那個專跑舞場玩嚮導的小白臉嗎？

滿傑 是他，反正他有錢呀。

柯幹 他媽的，這些傢伙出了洋回來，還不依舊是個渾蛋……（吹滅燭光）小徐，明兒去試一試也好，

回去看看你媽，把身體休養好了再出來也很對的。現在別再思索了，好好睡吧。

(台上靜悄悄的，除了老趙的鼾聲外，還可依稀地聽到遠處的蛙鳴與蟲聲。牛欄，漸見魚肚白的曙光。接着，雞啼，鳥叫，工廠的汽笛聲，糞車軋軋推聲，倒馬桶聲，報販和菜販等的喚聲，都從街堂前後傳來。)

(此時，小徐起身穿衣，草草的洗過臉後，從床下拉出小提箱來，取了張英文文憑，匆匆往外去了。)

珍珠 (聲) 媽媽，買黃鬆糕!

俞氏 (聲) 鬼丫頭，不是才吃過稀飯嗎?

珍珠 (聲) 媽，我要……

俞氏 (聲) 吃不飽的，我沒有錢。

珍珠 (哭聲) ……

(阿唐從樓梯上來，他穿着法蘭絨西裝，下面是白嗶嘰褲子，頭髮梳得光光的，沒有戴草帽，大概當了的緣故。)

祿天 (敲門) 老趙，老趙!

柯幹 (醒，矇矓地) 誰呀?

祿天 (聲) 是我! (高聲) 你的祖宗——老子。

柯幹 噓噓! 來了，別嚷，噓噓! (起身)

祿天 (依舊高聲) 幹嗎呀，鬼頭鬼腦的?

柯幹 小徐病了，他還睡着。（一面走去開門，一面伸着懶腰。）

祿天 （進來）見鬼！小徐睡着？

柯幹 什麼？（驚叫）呀，糟糕！糟糕了！

祿天 幹嗎，這樣着急？（躺在床上）

柯幹 他昨兒晚上想自殺，跳黃浦呢！（說時急把寫字台上的線毯向沙發床上拋去，把阿唐蓋得沒頭沒腦的。）

祿天 （抬高了頭）嘿，這不是有鬼嗎？

柯幹 （很快的穿衣服）早上沒有到你那裏去，阿唐？

祿天 沒有。（坐起）不會再生旁的事嗎？

柯幹 噯，所以我要去找他……（沒有領帶，解了阿唐的一條拔身便奔。）噢，也說不定到他同鄉那兒去了。

（急下）

祿天 （站起）喂，老趙，老趙！

柯幹 （返身）什麼事呀？

祿天 （微笑）急什麼呀，咱們一塊兒走。（可是他却還是站着不動身。）

柯幹 那麼，請動身呀！

祿天 我想洗洗這身衣服，你把那套帆布的借給我穿幾天好嗎？

柯幹 我沒有空，你自己拿吧。(急下)

珍珠 (聲) 媽，吃方糕。

俞氏 (聲) 你媽那裏來的錢給你化。

(老趙奔至平台，聽見樓下房東太太的聲音，急又縮還。傾聽了半響，才蹣跚地偷跑下去。同時間的，阿唐取下掛在屏風上的那套帆布西裝，便用新聞紙包了起來，關上裝有司泊林(Spring)鎖的門，挾着走了。)

(台上空了片刻，後衙堂裏傳來了人力車聲，接着樓下發出房東太太的聲音。)

俞氏 (聲) 噢，楊小姐，您來啦。到了，到了，停下來，停下來。

芝瑛 (聲) 房東太太，您早。

俞氏 (聲) 喂，車夫，你把東西搬到樓上去。——楊小姐，您跟他到樓上去好了，我來給您看着樓下。

(芝瑛攜着手提皮箱，左手還挾了一包書籍。車夫肩頭擱着舖蓋，右手拿帆布床。進了後樓，車夫把行李放在地上，即下。)

郵差 (聲) 喂，信這裏有姓趙的嗎？

俞氏 (聲) 是的。

(芝瑛打量了一下屋子，然後把那張桌子費力地拖到靠近平台的窗邊。車夫此時又上來了，擱了籐的書架，手裏還挾着一捆日用的零星雜件。)

車夫 小姐，東西都齊了。

芝瑛 (從皮包中取錢) 啊，多給你兩毛錢。

車夫 (喜色) 謝謝。(下)

(芝瑛皺了皺眉，瞧見地上盡是亂紙。走到窗口，高聲呼喊。)

芝瑛 房東太太，房東太太，您有一把掃帚嗎？

俞氏 (聲) 來了，楊小姐，我拿給您。

(芝瑛闔上窗子，隨手在玻璃上拭去了些灰塵。半盞，俞氏拿着掃帚與畚箕，滿面笑容，高興得什麼似的，跑上樓來。)

俞氏 楊小姐，我來給您打掃。

芝瑛 謝謝，我自己來好了。(接過掃帚，打掃房間。)

俞氏 (突然，像發現新大陸似的) 喔，我真糊塗，衣服還沒有收掉呢。(急收室內游蕩的衣服，收畢，她還站着不走。)

楊小姐，您把床放在這裏。(開始在房間裏走，並且像一個軍事指揮官佈置他的隊伍似地行動着，說話又一連串的，有如瀑布傾瀉。)

把書架擱在這邊，桌子放在那兒，還有椅子呢，噯，最好就放在這兒。

芝瑛 (微笑) 對了，這兒放椅子。(這時，地已掃完，開始整理房間。)

俞氏（幫她攔床，直直的放在靠近前樓的板壁處。）楊小姐，您是來唸書的吧？楊小姐，說起來怪難爲情的，這裏的規矩是要先付房錢的……

芝瑛 是的，房東太太。（取錢）這裏是房錢，和昨天的定洋一共是三十五塊錢。

俞氏 喔，忙什麼呀，慢點好啦。（接錢）楊小姐，您真好，真客氣，謝謝您呀——喔，小姐也是來上海唸書的吧，在那個洋學堂裏的？

芝瑛 不，我已經畢業了，現在是到上海做事情來的。

俞氏 噢，小姐真能幹呀，一個女人會跑出來做事情。（打量着她）嚶，我剛才也猜小姐多半是做事情來的，瞧您的臉，長得端正又清秀的，我心裏老早想着您一定是很聰明，並且還交了好運道。

（她想走了，不過瞧見芝瑛忙著整理物件，像又不好意思，所以再來一套「寒暄」的把戲。）楊小姐，我來幫您的忙。

芝瑛 謝謝您，我自己會整理的。

（樓下珍珠的啼哭聲：「媽媽呀……」）

俞氏（機會來了，她急下場。）媽的，這個小鬼！

（芝瑛鋪着被褥，樓下小孩哭叫，雜着房東太太的打罵聲。）

（遠處，大約是從前衛堂傳來的，一陣低低的「催眠曲」的唱片聲。）

了。
〔芝瑛受了催眠似的，覺有倦意。她關上窗門後，便和衣連鞋的斜倒在床上。許是疲乏了的緣故，一會兒就熟睡了。〕

〔「催眠曲」聲，斷續地仍從前衙堂不時的傳來。〕

〔老趙偷偷地一步一步的走上樓梯，至平台處，回頭望房東太太，瞧見她還背着他，正高興得想轉身快溜跑的光景，不料一個不慎，絆了一交。〕

俞氏（聲）什麼要緊的事，又不是長毛殺了來，急得那個樣子……（出現於平台處）

柯幹（苦笑）房東太太，剛才我去找過一個親戚，他說明天可以給我一百塊錢。我想……不，我明天一定可以全部還清您的房錢。

俞氏（凶惡地）哼，明天，明天，老是一個明天，我也曉得明天是過不完的！

〔老趙知道無可理喻，沒趣地正想拔腳溜跑時，突然，背後又發着房東太太的獅吼。〕
俞氏 喂，慢一點！這信是你的罷？

〔老趙聞聲，只得停步，又窘又尷尬的旋轉身來，硬着頭皮迎上前去接信。〕

柯幹 是的，房東太太。

〔房東太太抿嘴一撇，「哼」的一聲，轉身便下。〕

〔老趙回至室內，急急拆信開看，突然，像中了慈善獎券頭獎似的，樂得高聲喜叫，跳躍起來。半嚮，瘋狂般的將舊

襯衫用粗大而急快的動作脫下，連同地上的短褲和襪子一一浸到鉛質的水桶裏去，然後口吹愉快的歌曲，捧了提桶，踏着雀躍式的輕快步調，波浪似的上下起伏並左右旋轉地移至桌前，草草一搓，便絞了起來。他將濕衣服攔在一邊後，雙手捧住了水桶又舞踏式的跳回去了，到屏風處取了根細竹桿，來把襯衫襪子雜亂地套上，毫不思索地便舉起竹桿斜斜的涼到後樓去了，而那褲腳管却正對住熟睡着的楊芝瑛的嘴兒，水點還不斷往下滴着。當然，這事在老趙是不會知道的。他穿了新襯衫和舊外套，約略整理一下頭髮後，對鏡一照，覺得還不够體面，因為紳士們的外套的左上角的小口袋裏，總該有條漂漂亮亮的手帕點綴着的；他在各個口袋裏摸索了半天，發覺一無所有的時候，突然，情急生智地，他將襯衫的下角從褲腰中抽了出來，「轄」的一聲，一方白布便與襯衫脫離了關係，他將撕下的布條權作手帕，折成了三角形後，馬上把它插到口袋裏去。完成了上半身的「鍍金」工作後，他便開始注意到腳部的皮鞋上來，黑黑的鞋頭早已穿成灰白的了，他又「計上心來」，拿了枝墨筆大刀闊斧的改裝「門面」起來。）

（同時間的，樓下傳來房東太太和唐姓隣婦的一段響亮的談話聲。）

唐氏（聲）大嫂子，你們真好福氣，房間老是不空的，前樓也有人，後樓聽你家的阿珍說，也租出去了，並且早上已經有位女客搬進來住……

俞氏（聲）啊呀，二嫂子，你真不知仔細，你以為我們的屋子全租出去了，就是好福氣啦，那真是天曉得呢！譬如說住在前樓的那個光棍鬼吧，搬進來住了八個月，還只付過五個月的房錢……

唐氏 (聲) 是呀，這也很難，不過我想……

俞氏 (聲) 對呀，二嫂子，你想，我也總不會有錢多的。

唐氏 (聲) 不，大嫂子，我想，他們遲早總得付清房錢的。

俞氏 (聲) 哼，那倒要看我們自己的流年了！要是一個不巧呀，恐怕連紙末錢也不會有一點兒的。

(此時，老趙已經改造全部「門面」完畢，帶了剛才接到的那封書信，便得意洋洋的往外跑去。至樓梯平台口處，却又呆了，停住了腳，望着樓下。)

(衙堂裏有賣糖人的叫喚聲，並且還打着小鑼。)

(老趙瞧着樓下沒有什麼動靜，正想跨將下去，可是，樓下又發出聲來，他祇得又縮了回來。)

唐氏 (聲) 大嫂子，你們前樓那個房客，難道家裏沒有信寄錢來的？

俞氏 (聲) 誰知道那個光棍鬼有錢寄來沒有，反正一天沒兩餐的光景是不會有老娘子寄錢來的。

(老趙向樓下狠狠的扮個鬼臉，算作「抗議」的吧。)

唐氏 (聲) 大嫂子，今天可不可以再借給我一點呢？

俞氏 (聲) 啊呀，二嫂子，說起來怪難為情的，我那裏來的錢呢？剛才不是還在訴苦嗎？

珍珠 (聲，自遠而近) 媽媽，買糖，買糖吃！

俞氏 (聲) 你媽那裏有錢，貪嘴貨！拍的打了小孩一下，珍珠嗚嗚地哭了。俞氏和隣婦的談話在這時斷了，大概

唐氏感到不好意思而走開去了。

(老趙瞧着機會來了，便蹣手蹣腳的偷偷溜了下去。)

(睡得正甜熟的芝瑛，此時給頭上的曬衣裳竿的水滴點醒，急起。)

芝瑛 (愠色) 糟糕，什麼人幹的，把我的枕兒都弄濕了。(抬頭瞧見衣竿，不由得分外的忿恨起來，她立刻站

將起來把它擲了回去。)

康敏 (聲) 嫂子，請問這兒有姓楊的房客嗎？

俞氏 (聲) 在後樓，你上去好了。

康敏 (聲) 芝瑛，芝瑛。

芝瑛 (聽覺告訴她是姚大姊的聲音，頓的又高興起來，急至窗口，推開一半，呼喊) 大姊，大姊，快上來呵！

(康敏手持鮮花一束，出顯在樓頭的平台口，她穿得樸素，脂粉也不塗，頭髮也不燙的。)

康敏 阿楊，久等了吧？

芝瑛 (鼓起了嘴賭氣而帶撒嬌的，旋身背對窗口) 怎麼來得這麼遲呢？

康敏 因為家裏有點事情。(入內，在門口處) 阿楊，這屋子還不算壞呀。噯呀，怎麼，你的東西都還丟着不

理，才搬來嗎？

芝瑛 (笑了，迎上前去，像依人的小鳥，天真而又活潑的) 不，我因為累了，躺了一會兒。

康敏 真懶。你忘了我們的紀律！「生活得嚴肅，行動該敏捷」這兩句話嗎？

芝瑛 壽星唱曲，又來老調！

康敏 阿楊，這不是「老調」！我們應該嚴格遵守我們的鐵的紀律——來，我給你整理，好好的佈置一下房間。

（兩人打開衣箱和襪包，整理東西。）

康敏 這些衣服，也要掛起來才對呀。（見玩意兒）這些玩意兒，帶到這兒來幹什麼？此地可不是學校裏呀，我的高貴的小姐（又瞧見了隻精美的紙盒）這是什麼？

芝瑛 大姊，你不要弄那些。（急急搶去）我不給你看（逃）

康敏 （追她）是情書是不？你不給我看，我可不依你的。不是情書，一定是愛人的照片，是不是？快拿來
看！

（芝瑛逃，康敏追，後被捉住。）

芝瑛 我沒有那些的。

（康敏搔她的癢，芝瑛格格地笑。）

芝瑛 大姊，你……（窘得難受，祇能討饒）噢，噢，給你看，給你看……

（康敏放手，接過匣來打開一看，又是些小玩意。）

康敏 (反激地) 這麼大的一個姑娘還玩這些東西不害羞嗎(羞她)

芝瑛 我害羞什麼?你才害羞,肚子鼓得高高的,像座喜馬拉雅山(Himalayas),聽說還沒有男人呢!

康敏 媽的,你說什麼……

芝瑛 D O D O B (「大肚皮」的洋溼派音譯) 嗨! D O D O B, 嗨! (且詭且說)

康敏 老娘揍你(打她)

芝瑛 (逃跑) 大姊,你來給我理東西的,還是打我來的……

康敏 那麼你要再說「像座喜馬拉雅山」(追住搔癢,芝瑛無法抵抗的倒在床上,笑個不停)

芝瑛 我不說,我不說……

康敏 別客氣了,說呀!「D O D O B!」

芝瑛 (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饒了我吧,不說了,不說了,大姊……

康敏 饒你!——下回不許再說!

芝瑛 (俏皮地) 遵命! D……

康敏 (搶着,又要搔她的癢) D O……?

芝瑛 (急接) 不, D A——D A R L I N G, 大玲……

康敏 我不愛聽這種資產階級的調調兒，稱我大姊！

芝瑛 (南腔北調地) 大姊，請了，小妹在此有禮了！

康敏 釘子有沒有懶鬼，我給你把衣服掛起來。

芝瑛 我向房東太太要去。(下)

(康敏獨自給她整理衣箱。)

芝瑛 (聲) 房東太太，房東太太，你給我幾個釘子好不好？

俞氏 (聲) 這裏有五六個，您拿去用吧。

芝瑛 (聲) 謝謝！

(半響，芝瑛上場。她把釘子和鐵鏈交給姚大姊康敏後，自己便去整理桌子。康敏開始在板壁上打釘，「碰碰」幾聲，釘子穿過薄板，却把前樓掛在壁上的老趙等失業四青年的照像連同鏡框一一擊落。兩人面面相覷，互扮鬼臉，接着，康敏重又打釘，掛衣。沒有多久，房間已經被佈置得相當美觀，而又適合女性的了。)

(康敏給芝瑛掛完衣服了後，重又向室內打量一下，看看一切的佈置與擺設合適與否。在這次「眼的巡禮」中，最使她刺目地感到太富麗而銅臭氣的，也便是她剛才給掛起來的幾件衣服了。她不自覺的皺眉搖頭，接着又是滿腹牢騷的了。)

康敏 阿楊，你覺得這間屋子佈置得怎樣？

芝瑛 漂亮得很！這是大姊的天才傑作，沒有你的聰明和手段，一輩子也產生不出這間美的屋子來的。

康敏 可是形式是被內容決定的，沒有米的時候，即使是一個巧婦也難叫她煮成一鍋飯的。沒有你小姐的時髦的衣服、漂亮的窗簾和美麗的玩具，恐怕也是一輩子佈置不出這樣一所精緻的房間來的。

芝瑛 大姊，你又在罵我了。

康敏 我是告訴你：我們是女工，不是當「花瓶」來的；我們爲了尋求女性的解放之路才進工廠，不是去給廠主作眼皮的供養。漂亮的衣服、時髦的裝束，應該與我們新的女性絕緣的！

芝瑛（反抗地）可是，愛美是女子的天性……

康敏 天性？我想與其說天性，還不如說它是後天養成的奴隸性，倒確切而更名符其實些！

（此時，芝瑛正在整理書籍，無意中却檢到一本魯迅翁的「南腔北調集」，她猛的記起裏面有篇「關於女人」的文章，於是急急翻查，想把那文章來做她的救星。）

芝瑛 大姊，我給你看看一篇有趣的文章。

康敏 是誰寫的？

芝瑛 魯迅。（她把書遞給康敏，指着那篇文章的開頭幾行字。）這兒，你自個兒唸吧……

康敏 (唸) 『目前這個時代，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肯備女人愛奢侈……彷彿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家就會得救似的。』……

芝瑛 (勝利地笑) ……

康敏 你笑什麼……

芝瑛 我嗎？我笑魯迅筆下的那般正人君子…… (她搶着康敏手中的書，翻至次頁) 還有，請看這兒。

(高聲地唸)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 (唸至末後兩字聲調特別提的高)』……

康敏 (微笑) 阿楊，你找錯了擋箭牌了！魯迅那篇雜文，固然是對生活在女人的胸脯上的，某些扳起面孔高喊風化的正人君子們加以辛辣的諷刺；然而它的真正的意思，卻還不在這裏……

芝瑛 魯迅明明反對人們把「奢侈」、「淫靡」種種罪名加在我們女性的頭上……

康敏 是的。我們坐下來談罷。——可是他並不鼓勵女性往「奢侈」和「淫靡」的圈子裏鑽呀！他的意思，「奢侈」和「淫靡」是種社會崩潰與腐化的現象，它有它的社會根源；要是這根源存在一天的話，「奢侈」和「淫靡」便也一天不會消滅的。所以他大聲疾呼的要促使人們深入現象裏去認清它的本質，從而消滅此種根源，新的社會才能生長並建立起來。

芝瑛 (語塞) 是嗎？

康敏 請聽魯迅自己的話（翻閱前書）『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么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丟開了書，握

住芝瑛的手，態度嚴肅而又真摯。）這話的意思是，假如女人要用修飾自己的身體來拉住男子的心，結果只有悲慘而已，自嘆命薄！因為這樣，女人自動放棄人的地位，給別人看做玩具了。越想拉住男子的心，結果越是沒法拉住；俗語說『人老珠黃不值錢』，色衰愛弛，女人將永遠輪流着做「紅顏薄命」之類的悲劇中的主角……

芝瑛 （醒悟地）唔……

康敏 所以，我們不該在裝束上跟我們女人自己競爭，我們應該在地位上去和男子們爭得平等。阿楊，生活即努力，人生也即戰鬥，我們得努力，我們該戰鬥，我們要爭取和男子同等的地位，同等的經濟權，我們更要為社會運動而努力，因為打倒了不合理的封建社會，也就解放了我們女人自己！

芝瑛 （感動地）大姊……

康敏 時髦的裝束華美的服飾，就是我們女人的「奴隸的鎖鍊」或說「玩具的標幟」！

芝瑛 大姊，我以後不再裝飾了。我不做奴隸，我不做玩具，我是一個堂堂的女性……

康敏 阿楊，這樣你才是我的好妹妹！——「美的概念是與人類的階級意識密切地結合着的。」一

個堂堂的女性，她也應該只愛素淡的色彩……

芝瑛

（點頭，半嚮，回顧室內，發覺臉盆等日用品還沒有購備。）大姊，我的臉盆和毛巾等還沒有買呢……

康敏

那麼，一塊兒出去買吧。

芝瑛

好的。（兩人同下）

（台上空着，樓下有人在唱「烏龍院」，那是房東杜醉翁的聲音。半嚮，老趙偷偷地上來，走到平台口處，頗然換了個人，嘴角邊也吹起愉快的口哨來了，喜氣洋洋地昂着胸兒跑往前樓。可是才跨進門檻的時候，他却又轉換了情緒，變得滿腔的憤恨了，因為他先前涼着的衣服，此刻被人拋在地上，弄得又講又紛亂的了。）

柯幹

媽的，這個可惡的房東鬼老太婆，欠了她幾個月房錢，便這樣的惡作劇來了。真是條雌老虎，名

符其實的老狐狸！這樣的狠心和無理，竟把我的襯衫弄成這個樣子。（俯身拾衣服時，又見板壁上

的照相都被擊落地上，他更火上加油的惱怒起來。）媽的，照相也都給打落了！這個世界，真是金錢萬

惡的世界！你怕我不會反抗和報復嗎？（他很快的脫下皮鞋來，一口氣把板壁上所有侵入過來的釘

子一個個都打了回去，「後漢」芝瑛的衣服紛紛應聲而掉落於地。）瞧罷，再給你看我的利害和眼

色！（這次他更「惡毒」了，取根較粗的竹竿向板縫中用力地插了過去，用種武士上了刺刀衝鋒似的姿態

接着，他把竹竿的另一頭纏縛在屏風上後，很快地又把衣服涼了起來。）喂，雌老虎，你再給我打了吧！這

個可惡的房東怪老太婆，真和杜思退埃夫斯基 (Doctovskiy) 的「罪與罰」裏面的老太婆一樣的可惡！(他正俯身拾起紙屑想要拋將過去的時候，突然從樓梯上傳來了陣急促的腳步聲，他便敏捷地坐了下來，兩條腿高高的擱在寫字台上，像煞有介事的拿了本「魯迅全集」假裝看書。)

珍珠 (推進門來，跑前數步) 你乒乓乒乓的幹什麼？我爸爸要睡午覺！

柯幹 (油滑地) 爸爸什麼，我才是你的爸爸呢！

珍珠 吓我……

柯幹 (怪臉，高聲喊出) 咪噢！

珍珠 (恐懼，狂呼，返身奪門而出) 媽，媽……(急下)

柯幹 (勝利地笑) 哈哈！(踏着輕快的步調，跳躍着去取下「吉他」且彈且唱地仿着「春天裏」曲高歌)——

「貧窮不是從天降，

生鐵久鍊也成鋼，也成鋼，

祇要努力向前進，

那怕高山把路擋。

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

吃癩了房東老闆娘！

討厭的老闆娘！
可惡的老闆娘！

你有膽，

請上來，

人生好比上戰場；

身體健，

氣力壯，

好漢來拚一場。

拳頭大

臂膀粗，

不怕你做怪模樣。」

吓……

(老趙正唱得興高而忘形的時候，阿唐却正提了一頭瘦小的雞和兩隻滿是黑毛的豬腳，偷偷地躡足上來。他在樓頭傾聽了一會，便轉身跑到前樓去，站在門外，尖着喉嚨假充房東太太，叫喚。)

祿天 (敲門) 趙先生，今天請你付一付房錢！

柯幹 (頓的呆若木雞,手足無措) 房東太太,真對不起。我……我剛才不是說明天嗎……

祿天 (推進門來) 哈哈……

柯幹 (丟下吉他,打他) 媽的,你來尋我開心是不?

祿天 好啦,好啦,老子今天請你吃飯。

柯幹 你那裏來的錢?

祿天 你且別管!今天是老子的生日,老子雖窮,也得想個法子樂一樂呀。

(「老趙,老趙!」劉大哥的呼聲,從前街堂裏傳來。)

柯幹 (走至窗前) 後門開着,請上來好了。(向唐) 你把衣服當掉了是不是?

祿天 聰明……你猜得雖不中,然亦不甚遠矣。

柯幹 阿唐,你今天請客,我當然贊成。可是,我的這套衣服(指阿唐身上穿着的那件白帆布西裝)自己也要穿的……

祿天 (揀着) 放心!過了幾天,老子自然有辦法還你的。

(阿唐剛說完話並且放下雞時,劉大哥伴着小徐同上。老趙一見劉大哥的面,立刻脫下他的帽子飛向半空,並且發狂似的抱住了他,不放,興奮地喊。)

柯幹 劉大哥,劉大哥!

羨俊 你發瘋了嗎你……

（此時小徐獨自默默地在後面沙發床邊收拾行李，好像誰也沒有見到他，而他也沒有見到大家似的。）

祿天 老趙！什麼事？什麼事使你這樣高興呵？

柯幹 什麼事，什麼事？（他拉住阿唐的雙手，在台中旋轉了一圈，突然放手，險些兒把阿唐重重的摔了一交。）嘿！你們瞧，現在我不用愁窮了，我已經找到了職業！（說時他探手入袋中掏出一封信來。）

羨俊 （接信觀看，輕吟）……校對兼特寫採訪員——……「原來你有了職業了，難怪你要這樣興奮。（繼續讀信）『……薪金面議，接信後請即駕臨本館經理室談話一次……』」老趙，他們還約了你談話，你去過了沒有？

柯幹 我剛才去過了。

羨俊 條件還優越嗎……

祿天 多少錢一個月？你大可樂一樂啦！

柯幹 喔，校對的月薪是八十塊錢，「特寫」依照稿費算的，兩塊錢一千字，標點也連在內。

祿天 請客，請客！老趙，現在你和老子不同啦，你得明白！

柯幹 我要到今兒晚上，才正式辦公，你倒便想敲竹槓了。阿唐（又想去拉阿唐的手轉了，阿唐急得連忙抱住了寫字台的脚。）從今天起，我是一個堂堂的無冕皇帝了（昂然地跑前了一步）……

羨俊

(像政治家似的演說起來) 好兄弟們，大家來恭祝我們的「無冕皇帝」(瞧見小徐不在，他把他也拖了過來參加這個「慶祝典禮」) 小徐，你也應該參加——一二三(齊聲高呼，老趙自己也在其內) 擁護無冕皇帝！(以下係劉大哥一人的話) 我們恭祝無冕皇帝：第一，將來敢說敢做，能為真理與正義而戰鬥！第二，不替官家說話，也不做政客們的應聲蟲！第三，守住文化崗位，誓為下層民衆們的喉舌！……老趙，以上三點，是我們窮兄弟們送給你的唯一的無上禮物，希望你能完全接受！

柯幹

(行禮) 心領謝謝！我會努力，我想我決不會給你們失望的……

祿天

(滑稽地) 禮成！(一個不留神，他的腳踏着了雞，雞便「啾啾」地驚啼起來) 啊，我的白嗶嘰褲子踐壞了！(回頭看雞)

羨俊

我們應該大大地高興一下，因為老趙有了職業，第二，小徐今天也要回去……

祿天

小徐，恭喜恭喜！你那兒來的路費？家裏有信來了嗎？回去結婚是不是好傢伙，一點也不告訴我，嘿，今天可要請請我啦。

羨俊

他買了他的文憑。

(小徐點頭)

祿天

什麼，連擦屁股都嫌硬的東西，居然也有人要？那我也有一張，倒要好好收藏起來，將來可以

救救急呢。

柯幹 你以為開了這麼一爿店嗎？小徐是偶然的。——媽的，那些渾蛋，留什麼學？到外國去，簡直是出醜！（恨恨地，像半癩還沒發盡。）

祿天 對啦，那些傢伙到外國去簡直是出醜媽的，那我就餓死也決不賣給他們了。

羨俊 別傻，你以為不賣給他們，他們便不能去了嗎？你以為這張文憑還有更大的用處嗎？告訴你，

那才笑話哪！

祿天 小徐，你就要回去了，今天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一頓吧。

瀟傑 我什麼也不想，阿唐，我祇羨慕你對於人生的那種樂觀，可是我……我不能有你那樣「今

日有酒今日醉」而完全不顧明天的樂天呀，我……我也沒有劉大哥那樣剛強的氣魄，同時，我也缺少趙二哥那樣拚命的精神……我……我是一個沒有了前途並且落伍的人，死不足惜的人……（話越說到後來，語調變得越弱。此時他又孤獨的走回沙發床邊去了，低着頭兒，像是無法敲

住一陣心靈的悲哀之襲擊。）

祿天 小徐你……

柯幹 （急做眼色暗示給祿天要他不再往下說去）阿唐，你快去弄菜請小徐吃，餞別一下也好。

祿天 不，大家動員來（一個不小心，又踏着雞了，雞叫。）

羨俊 雞是誰的？

祿天 我的，今天是老子的生日。

羨俊 生日窮得飯都沒有吃，還做什麼生日？

祿天 生日，一年一次，難得的，總得買些菜來樂一樂呀！我……

羨俊 別噲囉啦，把你瘦得不成樣的雞快丟了吧，什麼稀奇的。

祿天 哼，不稀奇（提起豬腳）這是一條白哪囉褲子（又提起雞）這是一件上青法蘭絨 Coat。嘿，媽

的，當了三四升店，最高的價錢是九塊錢，有的還說不要呢，老子便不做生日了嗎？

柯幹 好啦，別儘管自己開心了，我們快去燒菜，送別小徐。

祿天 那麼走吧，大家到我家裏去。

（四人歌唱着，在室內繞了一周而後同下。）

柯幹 （唱）『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羨俊 （接唱）『我們是久鍊的鋼！』

衆人 （合唱）『對！我們是久鍊的鋼！』

羨俊 （唱）『我們那怕肚子餓荒，

心境還是照樣兒的舒泰。』

衆人 (合唱) 『對對對，心境照樣舒泰，

肚子餓荒，祇要束緊褲帶！』

羨俊 (唱) 『悲傷，彷徨，慙不慙？』

衆人 (合唱) 『慙慙，慙慙，

那是最沒用的慙大！』

羨俊 (唱) 『對，那是最沒用的慙大！

好兄弟們，貪生玩世，是否又不妨？』

衆人 (合唱) 『那是喪心病狂，

社會的豺狼！』

羨俊 (唱) 『對，社會的豺狼！

我們發誓不做懶漢懦郎！』

衆人 (合唱) 『我們發誓不做懶漢懦郎，

我們要努力工作，各獻所長！』

羨俊 (唱) 『好兄弟們，讓我們高歌引吭，

在工作中迎接着未來的勝利之光！』

衆人（合唱）『我們要高歌引吭，

迎接着未來的勝利之光！』

（老趙在合唱聲中，走至寫字台旁，把上面的一個「自由神」的石膏塑像，「嘩」的一聲拋向阿唐，阿唐急接，幕緊隨着下。）

——幕——

第二幕

一星期後，傍晚時分。

景和第一幕盡同；不過，前樓因爲走掉了個小徐，室內的擺設略有變動而已。那張沙發床搬在板壁前，寫字台則被移到窗口去了。至於芝瑛住的後樓，電燈罩也換上了個漂亮的了，給人們的感覺，似更「女性的」了。開幕時，前後樓都沒有，靜悄悄的。術堂裏有孩子們的喧鬧聲，天空則有成羣的烏鴉在呼喚。

半嚮，漸漸由左邊通曬台的樓梯上傳出腳步聲來，原來是房東太太收了衣服下來。當他剛走到近台口的平台處時，正面却迎來了個阿唐。

祿天 趙先生在家嗎？

俞氏 沒有，他昨兒出去後，直到現在還沒回來。

祿天 謝謝您，大概就會回來的，我先進去等他一下得了。

俞氏 隨你的便。(下)

祿天 (回頭，對房東太太的背影，低聲兒罵) 吓，雌老虎…… (轉過身去，跑到前樓的門口，推了好幾下門，知道無法進去。他想回去了，可是，剛走近平台口時，便聽見老趙吹着口哨從樓梯上來。他急躲避，當挾着報紙和麵包

的老趙踏上平台將轉過灣去的光景，他突然從他背後裝着叭兒狗高聲狂吠，嚇得老趙跳了起來。

祿天 哈哈……

柯幹 你媽的，你怎麼在這兒，不要把我嚇死了？

祿天 嘿，小夥子剛找到職業，竟就荒唐起來了！問你今兒一整天在那兒會樂里喊堂差，還是在八仙橋砍鹹肉？

（兩人進了房間）

柯幹 在劉大哥那兒討論一個問題——老弟，你趙二哥的字典裏祇有「幹」，可沒有一個「玩」字的！（走至台中，瞧見昨天涼着的短褲和襪子又被擲在地上，他便不問情由的，脫下皮鞋就把那被擲上所有侵入過來的釘子一個個全都打了回去，聽到衣服在後樓一件件的落地聲後，他才復了仇似的拾起自己的來，憤恨地。）媽的，這隻可惡的房東怪老太婆，真是厲害，上次弄壞了我的襯衫，這回又……

祿天 （跑到板壁跟前）呀呀呀，老趙，我們四位仁兄的照相都給打壞了，這……這太豈有此理！他媽的，真是隻雌老虎呀！（忽又瞧見板壁的洞縫裏塞着一張紙兒）這是什麼……

柯幹 拿給我看（接紙條，唸）『你這個人蠻不講理，真像電影上常見的 EKINMO！此地不是垃圾桶，爲什麼破布亂紙都向這兒拋來簡直無理取鬧，告訴你再鬧的是……』

祿天 （拾唸）『……豬糞』（兩人苦笑）

柯幹 這是那個渾蛋寫的？（把字條在掌中一團，丟在地上。）

（祿天在洞中張望。）

祿天 啊，老趙，你瞧，你來瞧呀……後樓已經有人住了，並且，並且還是一個女人……（用鼻嗅了兩嗅）

對呀，沒有一點兒男人的氣息，一定是個……是個女人……

柯幹 （微露驚奇與喜悅交織的表情，急去張望。）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這……

祿天 （依舊擠在老趙的身旁，在張探。）嘻！老趙，你瞧，那邊……那邊台上還有女人用的脂粉……嘻

……女的，一定是個女的。

柯幹 媽的，你瘋了嗎？「女人，女人，」看見了女人的什麼都是香的。

（兩人打了起來。）

祿天 你不要假裝正經！你……你問你自己的心：「它歡喜不歡喜？」媽的，你……

柯幹 （把阿唐打在地上。）我不喜歡！

祿天 （從地上爬起來，拭去身上的灰塵。）好傢伙，「不喜歡，不喜歡，」假面具別戴了吧！

柯幹 （把丟在椅背上的那件襯衫遞給阿唐看，胸前染有一堆藍墨水跡。）你瞧，前一回我把我的襯衫弄成這個樣兒，今天又把我的襪子弄得這麼髒，咱們四兄弟的照相也給打落了兩回，還要寫字條罵我「豬鬃」，她一定是個水滸傳上的母夜叉！

祿天 唔，還要裝腔，你心裏多願意的啦！嘩，她罵你豬獾，我就給你再加幾筆，畫成隻豬獾吧。（從老趙的手中搶了襯衫，揮筆塗改。）

柯幹 媽的，你再胡鬧——我要她賠償損失（他要搶時，阿唐已經揮了幾筆，並且還把身體擋住了他，沒奈何的，他祇得讓阿唐隨意塗了。）

祿天 （畫就）好，你要她賠，就把它掛到後樓去吧。

柯幹 對啦！襯衫套上竹竿了後，他再拿張白紙，蘸墨寫着：「你才是蠻不講理的雌老虎，一隻水滸傳上的母夜叉！哼，把我的襯衫丟在墨水缸裏，賠我！」

祿天 （看老趙寫一句，他便唸一句。）「你才是蠻不講理的雌老虎，一隻水滸傳上的母夜叉！哼，把我的襯衫丟在墨水缸裏，賠我！」老趙，這裏我來畫隻雌老虎。（用筆在老趙寫的字條上揮畫，頃刻立成。）

柯幹 給她看看，算作一次警告！

祿天 （老趙用針把紙條別在襯衫角上後，正想把它掛到後樓去時，却給阿唐擋住了，說）

慢一點，還有我們四位仁兄的照相……

（阿唐把照相縛在竹竿上後，老趙便把它掛了過去。）

祿天 有趣有趣……後樓是雌老虎，前樓是雄豬獾。這裏倒是一個小型的動物園……哈哈……

柯幹 「哈哈，你媽的……」

(兩人正打架時，突然從樓梯上傳來了一陣腳步聲，大家緊張起來，很快地放下手。)

祿天 她來了！

柯幹 (同時) 她來了！

(阿唐跑到洞邊去瞧，老趙跟着去看。)

(樓梯上的腳步聲越傳越近了，阿唐急的用力推開老趙，想獨自一個人窺探；老趙差一點兒跌在一旁。)

(腳步聲移向前樓來，門兒開了，跑進了個房東太太，然而他們誰都沒有發覺，依舊擠在洞邊張望；直到房東太太開了口要房錢，他們才又驚又窘的回顧身來，面面相覷，退縮一旁，弄得手足無措，尷尬又尷尬的。)

俞氏 趙先生，明天，明天，又是一星期了。今天怎末樣呀，房錢總得付清了吧。

柯幹 喔，房東太太，對……對不起得很，實在還要請您等幾天呢，實在……

祿天 房東太太，你總曉得上海的規矩吧，那裏有不到月頭上來要房錢的呢。

俞氏 哼，你這位先生話倒說得蠻好聽的。要是趙先生不欠我三個月的房錢，我會問他要嗎？真是自

說自話，有你這種人的……

祿天 噢，我倒以為趙先生欠了你多少，原來只有二三個月，那麼也僅九十塊錢。哈哈，老趙，這個算得是什麼呀。——房東太太，趙先生以前是英雄落難，現在你可曉得他做了什麼啦？喂，你曉得嗎，他每夜在外面幹着什麼？

俞氏 我哪裏曉得他在幹什麼！

祿天 哦，我知道你不會曉得的。我來告訴你吧，他現在紅運亨通，做了報館的編輯啦！你懂得編輯是什麼嗎？編輯……編輯就是……就是大亨，三四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他還會少你這幾個錢嗎？哼，虧你有這面孔，天天來要下個月就是你不要他錢，他也會自動地送給你的！大家客客氣氣，多好；你要是不客氣呀，嘿，他下個月儘可以搬出去住洋房。

俞氏 (聽了阿唐的話，雖還疑信半參，但是態度顯然較前和善多了。) 趙先生，你朋友說的話是當真的嗎？

柯幹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已經找到了職業嗎？唐先生說的話，當……當然是真的……

祿天 趙先生還要買汽車，你客氣些，他買了來也可讓你坐坐兜兜風呢。——喂，老趙，你說是不是？

柯幹 (勉強地點點頭，顯得非常窘的)……

俞氏 那麼好，離月底也沒有幾天了，我就等一下吧。不過，到那時候，哼，我也不怕你。(瞧了室內器具，急下。)

祿天 老趙，怎麼樣，我的手段？哈哈……

柯幹 別大聲的笑，給老太婆聽到了，那就糟糕！(跑到門口去看房東太太，見她走得遠了，即返。)

祿天 怕她幹嗎？老子在這兒，包你沒有什麼事情。(開「雷電話」裏邊播送出軟性的音樂。) 老趙，你不想女人嗎？

柯幹 那也不見得……

祿天 對呵，這回可說了實話啦！

柯幹 可沒有你那樣的狂，像春天的貓兒。

祿天 哼，我狂？我狂在嘴裏，你狂在心裏……

柯幹 呸，屁話！

祿天 俗語說：『會抓耗子的貓不叫，』就是你！

柯幹 對不起，我要吃麵包了。

祿天 (馬上關「雷電話」說洋涇浜) Half, Half.

(阿唐把床下的一隻箱子拖至寫字台邊，倒豎起來，權作櫥子，坐了下去。每人開水一杯，共食麵包。)
(樓下像有喝醉酒的人，在哼「烏龍院」的京調，可是並不怎樣入腔的；聲音由低而漸漸高起來。)

柯幹 你聽！

祿天 什麼？

醉翁 (聲唱) 『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我宋江。那一日閒遊在大街上……』

柯幹 又牛叫了！

祿天 是不是房東——那個「烏龍院」

柯幹 是他，喝飽了酒，就是牛叫。可是說起來，他也夠可憐的……

祿天 怎末……

柯幹 他本來在工廠裏做活的，可是，某次因和廠方鬧了加薪，卻被工頭趕了出來。以後就一直失業着，喝喝酒混混日子……

醉翁 (聲唱) 『……他把那實言對我講，請我到梁山去爲王，這富貴豈是……』

祿天 所以他想到梁山去做王呢！哈哈……

柯幹 唔(若有所感)……

醉翁 (聲唱) 『……行一步來到了長街上，又聽得……』

俞氏 (聲) 唱什麼？你給我死去死罷！

醉翁 (聲) 死死好了……

俞氏 (聲) 那麼給我去死！(打他)

醉翁 (聲) 要我死，我就死，這有什麼……(逃至樓上，站在台口) 我死了你可以去找個小白臉……哼，

他們也不會要你的，要你這樣又醜又老的母豬，我放心……

(俞氏追上樓來，手裏還拿一根雞毛拂帚，醉翁見狀，急急往曬台上逃去。)

俞氏 不要臉的老烏龜，你天天吃了睡，睡了吃，要我來養活你嗎？(追至曬台) 你還……

醉翁 (聲) 我不是有一隻手可以做活嗎……我為什麼要你養我……可是，啍……啍啍……啍啍……你比
 工頭還要厲害，他倒不過趕出了我，你還要狠狠的打我……啍啍！啍啍…… (抱住了頭，再從腳
 台逃下。)

俞氏 (聲) 老烏龜，你給我去死…… (追下)

醉翁 (逃至台口，返身，對妻做戲似的打恭作揖。) 老妻，請了！(一個京戲裏的上馬姿勢，裝着揮鞭逃下樓去，嘴裏

唱着) ㄟ尤！ㄟ尤！ㄟ尤…… (唱) 『一馬離了……』

柯幹 阿唐，我告訴你，那位姑娘今天我又看到了。

祿天 對面的那個？(手指前街堂對面的那一個亭子間) 究竟好看嗎？

柯幹 不是的，我每天清早從報館裏還來，在電車站上常常見到的那一位。

祿天 嘎，你說她像天仙一樣最漂亮的那一個？怎麼樣，有了什麼新發展嗎？

柯幹 今天，她的東西被一陣風括到車廂外面去了，這時，我已經下了電車，我乘便給她拾了……可

是始終沒有談一句話……

祿天 (燃了支煙) 她沒有說謝謝你嗎？

柯幹 喔，說的，說的……可是我……不，她還偷偷地看了我兩眼……

祿天 啊呀，這樣的好機會，你還不和她交談一句話的，真可惜！

柯幹（把麵包的紙兒又向後樓一拋）可是，我已經很滿足了。我覺得……

祿天 你覺得這樣有詩意（裝腔地吟）『我默默地目不轉瞬的望着她，電車雖然「噹」的離我向
前飛跑，可是我的靈魂早經把她擁抱！』是不是——吓！好沒用的蠢貨，你下次要是見到了她，
快些跑來喚我吧。

柯幹 等我來叫你呀，她早已不知道飛到哪兒去了。

祿天 過幾天，或者我來找你。要是我碰到了他（擊桌）唔，一定……（作個怪相，表示祇有他才有辦法）

（他們忘形地談笑着，劉大哥在阿唐的擊桌聲中推門而入，他們像誰都沒有察覺。）

羨俊 老趙——阿唐也在這兒。

祿天 劉大哥，你什麼時候來的？

柯幹 你怎末又來了？你不是說……

羨俊 我想起了你剛才跟我討論的問題——你說你給社會新聞欄採訪的「特寫」材料絕對不
同於人家的，別人在女人身上找題材，而你預備用你的筆毫不留情地去暴露社會的黑暗面，
那當然是對的。不過，你切莫忘了光明的一面。我想，「工廠風景」之類也都值得你作深刻地
觀察而去描繪的……

（劉大哥滔滔地發議論時，阿唐早已不感興趣的走開了。他在窗邊憑着檯舒服地抽煙，向外閒散地眺望着半

擲，他丟了抽刺的香煙屁股，急從口袋中掏出畫筆與速寫簿來，給到窗的一個少女寫像。描壞了一張便撕去一張的繼續着繪畫，像感到無窮樂趣似的。）

柯幹 大哥，我肯努力學習，但是，有時卻很害怕，常常不曉得怎樣落筆才好呢……

羨俊 這是初學寫作者的一般現象，它必然會隨着你的經驗與寫作技術的獲得而減少或消滅的；所以，「害怕」在這種場合說，倒是「進步」的起點。人類是祇怕「自滿」和「盲幹」甚至自大地輕視一切的一切，但一碰到了困難或挫折，便氣餒地倒退下來。

柯幹 你對我過去寫的幾篇「特寫」有什麼意見？

羨俊 似乎你還不能離開「新聞」來寫……

柯幹 我缺乏一個清晰的概念：「新聞」與「特寫」的分野。大哥，你能告訴我嗎？

羨俊 對於文學，我沒有你內行。這裏讓我引伊佐托夫的話來說明吧：「新聞」僅是關於某一事件的簡明而正確的報道，而「特寫」呢，並不單止報告某一實際所發生的事件，它是必須對於人物和必要的細目加以生動和活潑的形象地描寫的。

柯幹 如此說來，「特寫」是以真實事件的藝術的印象，正確地報道給讀者的？

羨俊 是的，它是一種現實生活的速寫。所以，一個從事「特寫」的人，必須「手觸生活」，積極的參加新社會的建設工作，這樣才能學習觀察環境，並且獲得他的「藝術的印象」……你剛才

寫的一篇呢？

柯幹

(從衣袋中取出，遞給了劉大哥。)也許有錯誤，你可以直接給我改上。

(此時，阿唐面向對窗那個女的作着怪聲。)

柯幹

喂，阿唐，你在變什麼戲法？

(劉大哥正經地翻閱稿子。)

祿天

噓，別做聲！

柯幹

(過去，瞧個究竟。)媽的，你老愛玩這一套把戲。我真不懂得一個人在連飯都發生問題的時候，還

有這種雅興……

羨俊

大概他是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做，才吊膀子的！

祿天

好啦，誰也不要裝腔！天下就沒有一位哥兒不喜歡女人的，也沒有一個娘兒不鍾情男人的！

類社會就靠「男女相愛」這點神祕而得綿亘不絕，假如天下男女都不相愛，宇宙豈不馬上

毀滅了嗎？

柯幹

假如天下的男女都像你一樣的醉生夢死，祇知道「男女相愛」，那我倒希望宇宙還是早些

毀滅的好！

羨俊

這是他的人生哲學。

柯幹 (望着對面) 吊什麼屁吊了這麼半天還只看到一個背影……

祿天 好像伙！你要看，就給你看。

(兩人調了地位，老趙正引領眺望時，阿唐突然對準老趙的屁股用力的一拳；老趙受痛，狂呼起來。對面那個女人聞聲，轉過身來。阿唐對老趙做眼色，叫他應那姑娘，兩人相對大笑。)

祿天 如何……

柯幹 媽的，你打得這麼重，現在還痛着呢……

祿天 你若不痛，她會回過臉兒來嗎？

羨俊 真是媽的，虧他想得出來！

祿天 (得意地) 哈哈！

羨俊 (看完文稿，遞回老趙) 阿唐，你在我們四兄弟裏頭，該是天資最聰明的一個，然而你的聰明反被聰明所誤，倒變成了最沒出息的一個(語調變得激昂)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這樣的醉生夢死！
(這時，忽從對面樓頭傳來了流行的黃色歌聲。)

祿天 (故意復萌) 噓，聽！

羨俊 媽的，真是個名符其實的一個商女(他開始怒吼了，用他雄壯的歌聲，掃蕩了糜糜之音)——

「丁到五青」

打倒色情，

除糜音，

除糜音，

文化革命成功，

文化革命成功，

齊歡唱，

齊歡唱！

(劉大哥高歌而下，神經地。)

柯幹 (急追) 劉大哥，劉大哥……

祿天 老趙，別去理睬他，劉大哥又發神經病啦。

柯幹 阿唐，他和我們不同。我們雖然也經過許多的波折，可是總沒有他那樣的深刻，刺激得那麼重的；所以我們還會自我陶醉着呢！別人瞧起來，總說是樂天派的，其實僅是一種無知和淺薄的暴露與表現。

祿天 嘿，也像咱們劉大哥一樣談起哲學來了！了不起，了不起……

柯幹 這算得什麼哲學。我總覺我太平常了，理解力低而薄弱，對於社會又認識得不够清楚……

祿天 朋友，別發牢騷好嗎？天色暗了，你得上報館去辦公了吧。

柯幹 (看錶) 糟糕，遲了，今天遲了。(急下，至門口處忽又折回) 媽的，稿子忘了。(取了稿子，急下)

祿天 (伸個懶腰) 慢點，一塊兒走。(追下)

(台上暫空，並且天色漸暗。前樓雖然還有一些光線，後樓可暗得簡直看不清東西的了。此時，前後衙堂，乘涼的人許已很多着了；「郎呀郎呀」之類小調，又從室外傳來。半牆，那平台上斜掛着的一張五支光的電燈，亮了。接着，樓梯上傳來兩個人的脚步声。)

芝瑛 (聲) 大姊，你當心，別跌了。

康敏 我剛才險些摔了一跤，這個樓梯比咱們廠裏的還難走，太直了點。

芝瑛 (開門進來) 你等一等，我就開燈。(她顛蹣地摸索着那高懸的燈)

康敏 我吃得太飽了，阿楊，你呢？

芝瑛 飽得很……對啦，燈在這兒。(扭開燈來，室內亮了)

康敏 (瞧見破紙滿地，驚訝) 啊，爲什麼，這些東西(又見芝瑛的旗袍都掉在地上，更奇) 啊呀，阿楊，你的旗

袍……

芝瑛 (急把旗袍拾起，略拂塵埃) 該死的，是那個這樣可惡……

康敏 (抬頭，又見高掛着的襯衫) 你瞧，這是什麼？

芝瑛 (憤憤地) 叫房東來問。(至窗口，打開窗戶，高呼) 房東太太，房東太太！(樓下房東太太的應聲)「噯，楊小姐，我來了。」真是見了鬼啦，前幾天把襪子短褲掛到這兒來，今天又來這麼一套了。

(房東太太上樓來了，還在平台口處)

俞氏 楊小姐，您回了(進來)什麼事？

芝瑛 我問您前樓住的是什麼人——您瞧，把我的旗袍都打落在地上，弄得這麼的髒！竹竿像旗子一樣的伸到這邊來，地下又這麼多的東西，這是誰搗的鬼？

俞氏 這一定是前樓那個房客了。楊小姐，我勸你別去理睬他，實在說，我真有點兒怕他……三個月房錢不付了，問他要錢，他說明天要他搬走，他倒真的會搬，這樣我的房錢可不是更沒有辦法了嗎……

芝瑛 天下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嗎？

俞氏 他說還是個大學生呢，我看他簡直是個流氓！現在他又說找到了事情，可是，白天只是睡覺，晚上卻又整夜的不回家來的。哼，誰知道他倒底在幹什麼勾當？我看呀，多半不像是正當的……

(樓下，孩子叫喚)

珍珠 (聲) 媽媽，媽媽……

俞氏 噯，媽沒有死，喊什麼？小鬼——小姐，明兒兒吧。(退場)

芝瑛 明兒見……

康敏 給他一個報復，天下那有這樣一再無理取鬧的人！我來……

芝瑛 (制止) 大姊，報復也沒有用。我不是教訓過他嗎，他還是這樣的胡鬧。

康敏 對付這種人，非報復不可！

芝瑛 搬了算啦，單個人住在這兒真有點怕呢……

康敏 咱們爲什麼要憑空受人欺侮？——搬搬到那兒去？搬來搬去，還不是這樣一個無理的世界？

況你付了房錢，才住一個星期呢。我們不能對他示弱，我們應該接受他的挑戰，用打擊來答覆

他的打擊，讓他知道我們也不是好惹的。你瞧，我來給你報復，要是有什麼事情，你怕我大姊不

怕！(她將釘子一一打了回去，那邊有東西落地聲。勝利地笑) 阿楊，這就叫做「以牙回牙，以拳回拳」

芝瑛 (爬上橈子，取下竹竿和衣服，見了掛着的睡老虎，又氣而又好笑) 天下竟有這樣的人，真是……

康敏 他寫些什麼？

芝瑛 還不是自說自話(遞字條給姊大姊)要我賠他的衣服。

康敏 (閱後氣極) 他媽媽的！——再給他瞧瞧咱們的厲害！(她將襯衫和竹竿一股腦兒的丟了過去，再把

字條與照相拋在地上，狠狠的踐了幾腳。)

芝瑛 (無意識的從洞中望過去，見到前樓雖然雜亂無章，書報却確很多) 大姊，你瞧，倒真的像個唸書的。

康敏 管他是個學生或者流氓，弄壞了咱們的東西，總得報復的。阿楊，瞧，大姊再給他一點兒教訓！

(說時她將地上的破紙等，又拋到老趙住的前樓去。)

芝瑛 大姊，他回來了，要是真的鬧了起來，可怎末樣辦呢？

康敏 房東太太不是說他晚上整夜不回家嗎？白天咱們又不在的，怕他什麼？

芝瑛 寫個字條告訴他別再無理取鬧吧！

康敏 也好，要他曉得咱們的厲害就是了。

(芝瑛坐到桌前去，取紙和筆。姚大姊跟了過去，靠在桌旁。)

芝瑛 (抿着嘴想) 怎樣寫呢？

康敏 他不是要咱們賠他的襯衫嗎？你寫：『賠你老娘的屁！』(芝瑛依姚大姊的話，說一句寫一句) 誰教你

把狗皮曬到別人的房間裏來的？『豬糞！』

(芝瑛寫就了後，隨手把字條捲折起來，預備塞到那板壁縫裏去。)

康敏 慢一點兒，再畫一隻豬糞，我來。

(芝瑛讓姚大姊坐下，畫。)

康敏 (畫畢) 你去塞在那個壁縫裏吧。

(芝瑛塞字條去的時候，姚大姊便無聊地在案頭上取了本書來隨便的翻閱，對芝瑛以下的動作完全沒有留

神。話說芝瑛將字條塞就後，正想跑回來了，她的脚尖却偶然的觸着了地上的那些照相，是好奇心的驅使吧，她俯身把它拾起了後，索性坐到床沿上去一張一張的看個清楚。瞧到最後的一張時，她的心房突然的跳得快了，兩頰熱辣辣的也紅了起來；因為她發現了他就是每天早晨在電車站上遇見的人，但她還不敢確定，遲疑地呆望了一會後，便很快地將封在照像上的紙條「No. B」撕去，揉眼審視，她敢肯定這像上的人兒就是「他」，她的「心上的人」。她開始旅行到一個夢境裏去，出神地默想着，嘴角邊還掛着一絲微笑。）

康敏

（一個久長的時間，不見芝瑛了。回過頭去，瞧到芝瑛這副模樣，不禁暗笑起來。她走過去，然而芝瑛却還出着神的，沒有覺察姚大姊已經站在她的身旁了。）哈哈……你瞧他漂亮是不是，阿楊？

芝瑛

（聞聲，突從夢境裏回來，窘。）不大姊。（很快的放下照相但又很快的拾了起來）喔，你……你瞧，這個人可像我每天上工的時候，在電車站上常常碰到的那位先生？

康敏

「那位先生」誰呢？

芝瑛

剛才我不是跟你說過的嗎？就是今天早晨我在電車上掉了東西，他給我拾起來的那位先生。喔，他呀，那我怎麼能知道像不像呢？——你有點愛他是不是？

芝瑛

不……不過……不過，我……我總……（害羞地低着頭說不下去。）

康敏

你總忘不掉他，是不是？

芝瑛

（點頭，但忽又改了搖頭，羞怯的地）不……

康敏 那麼你……

芝瑛 我……我常常……

康敏 戀愛沒有什麼神秘，你說好了，傻孩子。假如有什麼困難，大姊幫你解決。（像哄孩子似的，她把芝瑛摟在懷中。）

芝瑛 我……我常常夢……夢見他……

康敏 常常夢見他，這就是你愛着他的證明。——他和你談過話嗎？

芝瑛 沒有，半句話也沒有。不過，每回碰到了的時候，他的眼睛老是凶凶地釘住我……

康敏 那麼，他也愛着你呀？

芝瑛 也許……不，我不知道……

康敏 他姓什麼？

芝瑛 （搖頭）……

康敏 「一見鍾情，」那是資產階級的調調兒。最危險不過的事，阿楊，你不能這樣！

芝瑛 （無言，心裏難過，流淚）……

康敏 兩性的相愛或者結合，我不會反對的，那是生理的自然要求。但是，戀愛並不是無條件的，也決不是盲目的。像你這樣既不知道對方的思想，又不曉得對方的性格；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以及

他對於事業的態度，你都統統不曉得的。阿楊，這不是戀愛，是一種病，青年男女的熱病！

芝瑛 (飲泣) ……

康敏 (哄她) 別哭，阿楊爲了你的幸福，爲了你的前途，大姊才說這些實話。(更柔和地) 告訴大姊：你爲什麼愛他，你又怎樣愛上他的？

芝瑛 (依舊飲泣，默然無言) ……

康敏 說呀！大姊疼你，你知道嗎？

芝瑛 (且泣且說) 我……我覺得他英俊……

康敏 還有旁的呢？

芝瑛 他比別人多了一股傻勁。

康敏 夠了，只要你並不單純地爲了他的容貌就好了。——你可以愛他，這對於一切都不妨事的。

芝瑛 (破涕爲笑了，孩子地) 大姊，我真的可以愛他？

康敏 可以，祇要不妨礙你的工作。

芝瑛 (顯然高興着了，雀躍地抱住了姚大姊的頸兒) 真的？真的？

康敏 真的。——不過，阿楊突擊的方式是錯誤的，你還該站在旁邊冷靜地觀察他：對於信仰，是否堅定？對於工作，是否努力？對於事業，是否忠實？——你需要更多的理智，熱情對於你是有害的！

芝瑛 (感動得流淚了) 大姊,我真感激你!緊握住姚大姊的雙手,長長的一個時間。

(這時,室內沉靜了的緣故,又聽到前後術堂傳來的談笑聲與五更調。)

康敏 (看錶) 時間不早啦,我該回家了。

芝瑛 大姊,再耽一會兒。那首「新女性」的歌,我還沒有唱會呢,明天廠裏的女工們組織的歌詠會要我去指導的,你再教我一遍吧。(芝瑛走到桌前去取歌譜,手拉着姚大姊的手。)

康敏 好的。——「二,三。」(兩人合唱「新女性」歌第二、四兩節)

mf

Ab 2/4	1	1	0 6	1	· 6	5 5	3 6	5	1	· 6	1 2	3	· 3	
天	天,	眼	不	見	陽	光	趕	做	工,	無	分	雨	雪	風;

3	0 2	1	· 6	5 5	6 5	3	1	6	3 2	1	6
天,	耳	只	聽	機器	開	轟	隆隆	震	震	震	耳

6	0 5	6	· 3	5 5	6 6	5	1	· 1	6 1	2	· 3
天,	心	掛	着	家中	綠	蔭	生	活	過	人	因;

3	0 3	5	· 3	2 2	1 2	3	3	3	2 6	1
天,	手	眼	着	被	輪	忙	轉	動,	一	點

Ab 4/2	1.1 2.6	1 . 0	5.5 6.6	5 . 0	5 . 0	1.1 2.6	1 . 0
不 管 沒 開	聲，	我 們 要 用	功！	不 怕 挨 子	重，		
5.5 6.6	5 . 0	2 . 2	3.2 3.0	6 . 6	1.6 5.0		
我 們 要 挺 胸，	不 做	戀 愛 夢，	我 們	要 自 己！			
3 . 5	6.6 6	5.6 1	6 —	2 —	1.6 5.6		
不 作 客 生 蟲，	我 們 要	勞	創！	新 的 女 性，			
0.5 6.1	2 2.1	3	3.2 1.2	0.5 1.2	3	2	
產 生 在 愛 難 之	中！	新 的 女 性，	產 生 在	覺 醒			
5 —	1						
之	中！						

(姚大姊唱至「不作寄生蟲，我們要勞動」兩句時，點着頭兒對芝瑛作有意義的微笑。)

(他們剛剛唱完，從後書室中傳來了一陣掌聲。)

聲(一) 好，好，「括括里格叫」呀！

聲(二) 再來一個！

芝瑛 哈哈。

康敏 (相對而笑，同時) 哈哈。……阿楊，我走了。你也……

芝瑛 (笑着搶說) 走罷，我不留你了，家裏還有着野漢等你回去要摸大肚皮呢！…… (話還沒有說完身先逃了)

康敏 (追，打她，搔她癢) 小鬼，小鬼，你再說呀，說呀……

芝瑛 (格格地笑) 大姊，饒了我吧……

康敏 饒你——走了。(退場)

芝瑛 (送至樓頭平台口處) 明兒見，大姊！

康敏 明兒見。早點睡吧。

(芝瑛回至室內，門上了，正想解衣睡時，忽又記起「那位先生」來了，她拾起老趙的照來，拿到燈下，坐在桌上，依着牆兒細看。一會兒又閉住眼睛幻想，面呈喜色，大有心花怒放之概。)

芝瑛 (獨白) 『新的女性不做戀愛夢，』大姊說祇要認識對方清楚，並且無礙於工作的，談談也是不妨。(對着像片) 你說妨呢不妨？——不妨？不妨！對對！(笑吻照像。)

幕

本幕的結束處，即芝瑛在燈下看老趙的照相時，必須伴奏音樂，利用音樂來增強劇的情調。——附註

第三幕

三星期後，是炎熱的八月初旬的某一個晚上。

近工廠區的公園之一角：右邊台口蹲着一座假山石，遊客們可從山石的狹小的洞中進出。它的旁邊，樹有一盞路燈；燈下置有一把石櫬。台的中央，點綴着一個精緻的噴水池，裏面塑着一尊女神的石像，水則從牠的頭頂上噴出來的。左側，栽着幾株樹木，枝葉都繁盛得綠油油的。樹下橫放着一條青石的長櫬。台口的左邊是竹籬，近旁叢生着一簇冬青樹，綠得更是非常可愛，尤其是在月下燈前，絲絲的光綫照射着它的時候。

幕啓時，右邊的石櫬上坐有一個青年，獨自在燈光下靜靜地看書。半櫬，有男女遊客兩人挽着手臂，唧唧地談着情話，像很親密的笑着從噴水池後面的樹林中出來，姍姍地走到那左邊的大樹底下。男的知道機會再不能輕易放過了，很快地用他的餓狼似的目光，迅向週圍一掃，曉得沒有旁人，除了一個背對着他們的傻子在遠處用心地看書，他便閃電式的擁抱起女的來了。

男遊客 (瘋狂地色情地) Darling! 你愛我嗎? 我是十萬二千分的愛你, 可是你呢?

女遊客 (點頭) ……

男遊客 (抱得更緊) 不, 你說, 你說你愛我!

柯幹 那你得好好地幹。

祿天 呸！什麼貨色！什麼價錢！十塊錢一個廚窗，兩星期換一次，老子真不高興像模像樣地給它幹呢。

柯幹 這是責任心！我們幹任何事情，都得……

祿天 (搶說) 別傻了！「責任心」跟資本家談責任呀，這就一輩子被剝削，當做奴才！(抬頭聽見噴水池畔恍過一個女子，他便顯了本性，向老趙做了一個眼色後，拔腳追上前去。)

柯幹 媽的，飯都吃不飽，偏有這樣的興緻！(他把阿唐拉了回來)

祿天 (滑稽地) 食色性也。孔子曰：「食而不飽，秀色可餐也。遊公園而兼吊膀子，樂亦在其中矣！」

(阿唐一邊兒唸，一邊兒又跑向前去。老趙喊着「甲乙丙」趕上一步，抓住了他的吊帶，引長了後，隨着他嘴裏所吐的「丁」——釘梢的釘之諧音，係上海大中學生們的隱語。——字，迅速地將手一放，那條富有彈性的吊帶馬上緊縮了回去，「拍」的一聲響，重打在阿唐的背上。)

祿天 媽的，你尋老子開心是不？(返身來打老趙)

柯幹 (應戰) 釘什麼梢！釘來釘去，還不依舊是個窮光棍兒？

(坐在石檯上的青年，簡直給這兩個「搗蛋鬼」鬧得再也無法看書了，他掉過頭來恨恨地望他們一眼，便合攏了書，站起身來逃避他們倆而實行「遷地政策。」)

祿天 (自知不敵，求和) 好啦，好啦，我們又少了一個朋友啦，還打什麼？

柯幹 什麼？

祿天 劉大哥昨天突然離開上海，到北方去了。

柯幹 你什麼時候捏造出這消息來的——又是鬼話！你……（又想打他）

祿天 真的，劉大哥去北方了。這是他託我帶給你的信。（遞過信後）不知道他去幹嗎？

柯幹 （接信）我想他一定不是去玩的。（拆閱）他一句也沒有跟你說什麼嗎？

祿天 （點頭）沒有。

柯幹 （唸信，神經顯得非常緊張。）「……不知怎的，最近我竟患起思鄉病來了！瞧見南方盛開着的荷

花，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北國那灰色的天空，綠色的湖水，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來了。那是我難忘的故鄉呀，叫我如何不想它呢？「男兒志在四方，」老趙，我不能再在這兒耽下去，我要振振翼子飛了！此去，僅求「心之所安」而已……」

（老趙讀完信後，默然良久，若深有所感焉；半嚮，才感情激動地從嘴裏吐出如下數語來。）

柯幹 劉大哥真勇敢，說走就走！

祿天 （略受感動）哦，大哥真有種！——噯，老趙，前些日子，你說要訪問電車上常常碰到的那個女工，

找過了，她沒有。

柯幹 要問的話統統寫好的了，可是一直沒有機會。

祿天 什麼時候我們一塊兒去找她。

柯幹 好的——可是……

祿天 還膽小嗎？這又不是你的「處女訪問」。

柯幹 可是，訪問女子，確確實實還是第一回呢！

祿天 那麼我們先來實習一下。反正這裏沒有旁人，我就權作那個女的吧。（他便女性化的站在老趙跟前，逼尖了喉嚨，裝着羞怯的樣兒）趙先生，我們就在這兒談吧。

柯幹 （正經地，行了禮。）女士請坐！（阿唐就坐）我是報館裏的新聞記者，很想知道一些貴工廠的內幕情形，所以特地專誠來拜訪女士的。

祿天 工廠的情形嗎？噯，工頭凶惡得很，尤其對待我們女工。我們上毛坑小便去的時候兒，他也硬着要跟進來，名爲監督，說是防止我們的偷懶，實際是調戲我們，想揩油來的。

柯幹 喔，女士，我忘了請教您貴姓？……

祿天 我……我……（突然站起身來）喂，老趙，她姓什麼呀？

柯幹 我怎末知道，隨便你說姓什麼好了。

祿天 N·G·——重來，重來。（他扮着女相裝羞地坐下）

柯幹 女士貴姓？

祿天 (尖着喉嚨) 我?我姓唐。

柯幹 (老練地) 唐女士，我正在寫一篇題爲「工廠風景線」的拙作，以女工的生活慘史爲經，而以工廠的經濟背景爲緯。所以，很想知道一些女士的身世。

祿天 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因爲我愛好美術，所以幾年來和睡在酒罈旁邊一樣的完全沉醉在美術裏面。可是，我所作的畫，卻又沒有人要買；想改行吧，老是沒有機會，因此，幾年來我一直失業着，肚子餓荒了的時候，祇能束緊了褲帶，用筆在紙上拚命地畫圈兒。你道爲什麼嗎？俗語所謂「畫餅充饑」就是這個意思。(裝帶哭音) 嘎，先生，你說我的身世可憐不可憐呢？(裝着抽噎地說) 實在太悽慘了！……(大聲假哭起來)

柯幹 媽的，你又見了鬼啦！(打他)

祿天 (蹣跚抵抗) 我給你做了「模特兒」，你還……？

流氓 (正欲打架之時，突聞遠處傳來的小調聲，兩人急忙住手，回頭，瞧見噴水池後左近，一個流氓在追逐着。羨) 小妹妹，兩個饅頭大得來，面孔像個五香茶葉蛋，哎呀呀得兒變，真正斬得來——喂喂，跑得那麼快幹嗎呢？

柯幹 阿唐，你瞧那個傢伙。

祿天 嚶，材料來了，這是極好的「社會新聞」。

流氓 你說我叫你大姊呢，還是小妹妹好？

芝瑛 (低頭逃避) ……

流氓 小妹妹，你在那兒住呵？

柯幹 真下流！

祿天 他們來這兒啦，老趙，咱們躲起來瞧，好戲還在後面呢。(他把老趙推進假山洞去)

(芝瑛逃至噴水池前，流氓追了上來。)

流氓 逃什麼呀！小妹妹，我們去逛天韻樓，或者看影戲去，你道好嗎？

芝瑛 不要鼻子！

流氓 喂，老吃老做了，還裝什麼腔呀——小妹妹，來來，我們做個相好吧，一塊兒到大世界玩去。

芝瑛 請你把自己的人格尊重一點兒！

流氓 男女之間，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什麼人格可談的，噯，小妹妹，逃什麼呀，我不會吃掉你的，哈……

柯幹 (從洞口邊探出頭來細看，驚呼) 阿唐，就是她，就是她，就是電車上常常碰到的那位姑娘！

祿天 (把老趙拉進洞去，自己伸出頭來瞧) 就是她——真的嗎？

(此時，芝瑛逃至大樹底下石長磯處，流氓拉住她的衣服，並攔住其去路。)

芝瑛 (掙扎) 死不要臉(逃脫)

流氓 (追趕) 沒有人的地方，誰都不要臉的！(擋住芝瑛去路) 小妹妹，你的身段兒真好！(又抓住芝瑛了)

嚇，身上香得來……

柯幹 (怒火衝天) 媽的，這個傢伙！(奔出)

祿天 (隨後出來) 老趙，路打不平是英雄，咱們去！(至流氓前)——你這小子，幹嗎？

流氓 朋友，識相一點！這個皮銀頭，(銀頭，鐵錘的俗稱；「皮銀頭」者，拳頭也，係上海流氓語) 一下子便可結束你的性命的！

祿天 罵你又怎麼樣？

流氓 滾你媽的蛋，我揍你！

柯幹 (脫去上衣，丟在襖上) 揍揍！

(三人大打出手。阿唐倒在地上，呼痛。流氓知非老趙敵手，脫身便逃，老趙隨後緊追。此時的芝瑛却早驚得呆若木雞，站在一旁可不知怎樣是好。)

祿天 啊唷，啊唷，我的腳呀……

(芝瑛瞧見倒在地上的阿唐想支持起來，馬上過去扶他。老趙適於此時回來，他急幫助芝瑛去揸阿唐。)

柯幹 痛在那兒，能跑路嗎？

祿天 (點頭，可是才跑了一步，忽又呼痛了) 啊唷……媽的，這個強盜！(老趙扶他跛着到了石櫬邊，阿唐坐下，

(雙手撫着脚)

芝瑛 謝謝兩位！忽然瞧見老趙襯衫上的墨跡，驚奇地目不轉瞬的釘住着望。

柯幹 沒有什麼……

芝瑛 (微笑) 先生，我們時常在電車裏會到的。

柯幹 (侷促地) 噯，噯，時常會……會到……

芝瑛 (大方地向唐) 好了點嗎？

祿天 (顯然有些受寵若驚，忍住了痛，急忙站將起來，裝得很勇敢的) 已經好得多了，您瞧。(他帶跛的走了兩步) 噯，這個強盜的拳頭真厲害！(提起了流氓，還有點談虎色變) 要是再給他揍上兩拳，恐怕老子的性命都完了！

芝瑛 (微笑地，瞧着阿唐的傻相) ……

祿天 Madam，噯，女士在那一家工廠公幹？

芝瑛 鴻發紗廠，我在裏邊當管理員。

柯幹 鴻發……(芝瑛點頭)

芝瑛 先生住在……

祿天 他嗎？他是報館的編輯，上海第一流的新聞記者，住在法租界呂班路，門牌是三百十二號，是所。

很高的洋房，女士，幾時請過來玩。

芝瑛 好的——您先生貴姓呀？

祿天 鄧姓唐。他姓趙，趙錢孫李的走肖趙。

芝瑛 趙先生，那次在電車上要您給我拾東西，真對不起呢……

柯幹 那裏，這是應當的。

芝瑛 今天又勞兩位辛苦了，我真不曉得怎樣感謝你們呢！

祿天 那裏那裏，女士太客氣了。（暗中推着老趙的背，叫他說話。）嚶，女士，您貴姓？

芝瑛 我——我姓楊……

祿天 （老於世故似的）好極好極。楊小姐，您府上那兒？我們這位朋友原想到貴工廠來找一點材料的，

今兒晚上正好遇着女士，請您簡單的告訴他一點兒——老趙，你們直接談吧。

柯幹 是的，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很想找一點兒工廠或者關於女工方面的材料，希望楊女士能

夠多多指教！

祿天 客氣什麼呀，大家坐下來談吧。

柯幹 女士，請坐。

芝瑛 （邊說邊坐）啊呀，這太難了。我還是剛從學校裏跑出來的，踏進工廠的門，還祇二三個星期，裏

邊兒的情形實在不大熟悉的。

(阿唐在他們交談時，早已溜跑到了噴水池邊去了，獨自坐着瞧那池子裏的金魚。)

柯幹 請別客氣，我是萬分誠意請求您的。

芝瑛 趙先生，請您原諒！我對廠裏的情形真的很隔離的。

柯幹 要是今兒不甚方便，請女士另約一個日子也好，我到您府上來拜訪。

芝瑛 趙先生，您真會說笑話，我那兒敢勞駕您呢！舍間又是那麼的骯髒，也不好意思請兩位過來。

柯幹 (窘，但又正經地) 楊小姐，我……我是真的以十二萬分誠意來請求您的……

芝瑛 (會心地笑) 那麼，我到趙先生的府上來好不好？

柯幹 (狼狽不堪，更不知所云了) 這……這……這個……(回頭目視阿唐，像討救兵似的。)

祿天 (會意，笑着迎上) 不，楊小姐，還是到您府上比較妥當。趙先生因為職務關係，整天東奔西跑的，訪

問這個又訪問那個，老不在家的日子多。

芝瑛 舍間寒酸得很，地方像鴿棚似的小，實在見不得貴客的。

祿天 客氣客氣。

柯幹 還是請楊小姐選擇一個地點，我來訪問您吧。

芝瑛 不敢當的。——那麼就今兒晚上在這裏談吧。趙先生，您可有時間……

柯幹 好的，那倒不妨事的，我可以遲點兒上報館去。

芝瑛 不過，我很幼稚的，一點也不懂得什麼，要是說錯了話，請趙先生別見笑。

柯幹 彼此彼此。

祿天 (見機先行) 楊小姐，失陪了，我還有點兒事情，先走一步。

芝瑛 請便。——有空請唐先生指導。(送了兩步) 再會。

柯幹 阿唐……(目光求他留着)

祿天 再會，再會。

(阿唐退場，老趙與芝瑛目送之)

芝瑛 趙先生，您這位朋友，人倒是挺有趣的。

柯幹 他是舞台上的小丑，一個樂天主義者。

芝瑛 怎麼？

柯幹 因為他給沙子迷了眼，「人生」對他僅是一齣喜劇，什麼都是玩玩的！

芝瑛 哦。

柯幹 (半天，才想出句敷衍話來) 這兒您常來嗎？

芝瑛 不。今兒晚上因為太悶熱了，才約了一個同事上這兒來納涼，想揀一個幽靜的地方一塊兒

看書。

柯幹 女士在看什麼……（取閱書名）「母親」是高爾基的作品嗎？

芝瑛 是的。

柯幹 女士對於文學也很研究？

芝瑛 那兒說得上研究，不過愛好吧了。

柯幹 客氣什麼，現在我們成了朋友了。

芝瑛 哦，趙先生，您要問我點什麼呢？

柯幹 對了我瞎扯到那兒去啦，老嘀咕的……

芝瑛 （正襟危坐，像囚犯待審似的）……

柯幹 問題簡單得很，就想知道一點您的過去。

芝瑛 很平淡的。

柯幹 怎麼？

芝瑛 因為貧窮，所以不能再進學校了——呀，趙先生，您襯衫上的一堆黑的是什麼呀？

柯幹 （難為情地）「噢，這個，這個是因為插墨水筆的時候兒一不小心，墨水就……就這樣跑了出來。

（說時急將外套掩蓋）

芝瑛 噢，趙先生住在那兒，我又忘了。

柯幹 我……我住在呂……呂班路……

芝瑛 (微笑) 是很美麗的洋房嗎？

柯幹 哦，是的，噢，沒有什麼美麗，也不過這麼大小的一間……

芝瑛 (目光釘住老趙) 我住的地方有一位學生真像趙先生呢……

柯幹 是嗎，女士住在……？

芝瑛 很髒很髒的地方。

柯幹 離這兒遠嗎？

芝瑛 近的，不，也可以說是遠的。

柯幹 那兒？

芝瑛 (突然沉默，喚起了不愉快的回憶了)……

柯幹 怎麼，女士，生氣了嗎？

芝瑛 ……

柯幹 是不是我不該問您這個？

芝瑛 (搖頭低聲) 不，您太多心了。(走開)

柯幹（追上）那麼，您一定有什麼難過……

芝瑛 沒有什麼。（轉過身來）我不過想起了·一個女人生在目前這個險惡的社會裏，太容易被人家欺侮了。

柯幹 有人欺侮您嗎？

芝瑛 多着呢，工廠的經理，路上的流氓，還有家裏同住着的房東和房客。

柯幹（同情地）房東是最凶惡的人，您一定欠了他的房租了？可是，房客與您有什麼關係，他要欺侮您呢？

芝瑛（雙關的）莫明其妙的，他要欺侮女人。

柯幹 那真豈有此理，這些渾蛋！

芝瑛 趙先生，您住的地方，有沒有人來捉弄您？

柯幹 我嗎？沒有的事，我們男人都不會被人作弄的。

芝瑛 府上的鄰居都很高尚的人吧？

柯幹 唔，都很高尚的……

芝瑛 是些大學生嗎？

柯幹 不，多半是銀行或者大公司的高級職員。

芝瑛 是男的多，是女的多？

柯幹 大概是女……女的多吧。

芝瑛 大概……

柯幹 是的，大概。因為彼此工作的時間不相同，我還沒有見過他們——女士，您問這個幹嗎？

芝瑛 哦，沒有什麼。——趙先生，您還要問我點什麼……

柯幹 我……我……（急摸口袋，取紙）我因為不會說話，把問題都寫在這兒哪。（遞與芝瑛）

芝瑛（接閱）那麼多的，我答不出來。（忽見老趙臂上有傷）趙先生，這是什麼？

柯幹 給剛才那流氓抓傷的吧。

芝瑛（取出手帕，欲給老趙包紮）我給您包一下……

柯幹 不妨事的。

芝瑛 我給您包一下，不然會厲害起來的。（給他包紮）

柯幹 謝謝！（半嚮）請您告訴我一點兒——您的身世。

芝瑛 對不起，已往的事，我可不願提它……

柯幹 我的心是赤誠的，楊小姐，告訴我一點，只要一點兒就夠了。

芝瑛 平常因為怕觸痛我的創傷，所以從來不和人家談起我的身世的。不過，哦，我就簡單的告訴您

一個輪廓吧。說起來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們住在江灣，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一家人過得很快樂的。後來，因為一個土豪劣紳看上了我的母親，不用說啦，他便想盡了千方百計來破壞我們的幸福的家庭……

柯幹 你母親對他沒有好感的？

芝瑛 自然沒有好感的。然而，也正因此，他使用毒辣的手段來了，他捏造了證據，說我們的家是一個製造假鈔票的總機關，於是，父親被捕，房屋遭封閉，母親和我也給攔了出來。

柯幹 後來怎末樣呢？

芝瑛 後來——他還不放鬆我們，他對我母親說，他可以擔保釋放我父親的，但是，有着一個條件，要

我母親答應先嫁給他。

柯幹 你母親……

芝瑛 我母親當然拒絕了！因此，更不幸的事，卻又緊接着來了。

柯幹 那是……

芝瑛 那是我母親拒絕了他的第二天，父親在酷刑之下被打死了……

柯幹 （感情激動，氣憤得反而說不出話來）……

芝瑛 我母親聽到了這個惡訊，也急成了難治的病，沒有幾天，便跟父親去了。（黯然）

柯幹 這樣說伯父母都不在了？
芝瑛 哦。

柯幹 現在如果伯父還健在着的話，也許已經給祖國完成了許多不朽的偉業了！——工程師，我們多麼需要這種人材呀！

芝瑛 他老人家是死不瞑目的！

柯幹 所以，我們要堅強地生活下去！

芝瑛 (切齒地) 是的，我要復仇！

柯幹 (激昂地) 我們要跟土豪劣紳鬥爭，並且毫不留情地打擊他們的！

(此時，靠近楊芝瑛左旁的草忽然動了起來，她吃驚地急將身子貼近了老趙，求救地呼喚了。)

芝瑛 啊啊，那是什麼……

柯幹 (驚喜無措，把她摟在懷裏) 別怕，那是一條青蛇。——(驅蛇) 噓！噓！噓！(蛇被他逐走了)

(芝瑛漸離老趙的懷，默默地望着月亮，像有無窮的感慨似的。)

(此時，突從遠處傳來姚大姊的喚聲，打破了這公園一角的沉鬱之空氣。)

康敏 楊呀！芝瑛，芝瑛……

芝瑛 噯，我在這兒哪！

柯幹 誰？

芝瑛 大姊，她來了。

柯幹 大姊？您的姊姊？

芝瑛 不，她過去是我的同學，現在是同事，我們都喚她大姊的。（迎上前去，孩子似的。）怎麼來得這麼遲呢……

康敏 廠裏出了要緊的事，我臨時給工友們找了去。

柯幹 （跑上一步）什麼貴工廠出了事，請問什麼事呀？

康敏 （略望一眼）這是我們的事，先生，與你無涉。（拉了芝瑛，走動。）咱們到那邊兒談去。

芝瑛 大姊，他也是自己人。

康敏 （啞然）他也是自己人？

芝瑛 對了，我忘了給你們介紹，來來，這位是趙先生，她是我們的姚大姊。

康敏 （疑惑地）趙先生？

芝瑛 趙先生，他是報館的新聞記者。——大姊，就是常跟你談起的那位先生。

柯幹 楊小姐，那麼我告辭了。再會，姚女士！

康敏 （冷冷地）再會。

芝瑛 (留戀地) 慢,等一等……

康敏 (責備的) 阿楊!

芝瑛 趙先生,別走呀,您也來參加我們的談話吧,說不定我們還需要您的幫助呢!

康敏 (不滿的) 你瞧你的……

柯幹 要是不妨事,我倒非常高興參加的!

芝瑛 (雀躍地) 不妨事的,不妨事的。

康敏 趙先生在那家報館工作? 台甫是……? 喔,您帶卡片沒有?

芝瑛 大姊,他是可靠的……

柯幹 我……我是…… (取卡片遞與姚大姊)

康敏 (讀) 『市民日報』 (望他一眼,接讀) 『司馬烈』

芝瑛 (呆) 司馬烈?

柯幹 司馬烈是我的筆名。我……

康敏 先生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工廠風景綫」的作者,真是久仰得很!

柯幹 豈敢豈敢!——寫得太糟了,還得請女士多多的指正!

康敏 先生太謙虛了……

芝瑛 大姊，廠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康敏 我們去那邊兒談吧。（三人過去，就坐。）我祇能作個簡略的報告：我們的工廠，快要完結了，看來壽命已很短促！

柯幹 爲什麼？

芝瑛 （差不多同時的）當真嗎？

康敏 怎末不真，經理已經默認着了。

柯幹 是否虧本了的緣故？

康敏 虧本沒有的事！二三年來，因爲紗價高漲，廠長私人是賺飽的了！

柯幹 這是畸形的繁榮。

康敏 可不發的全是他媽的絕子孫財！

芝瑛 倒底又爲什麼呢？否……

康敏 爲什麼事情是很明顯的，廠方推託說是缺乏工業原料，所以祇好忍痛停工，解散！

芝瑛 那麼我們今後的生活……

柯幹 善後問題談妥了沒有？廠方答應發給你們幾個月的解散金？

康敏 解散金他一個錢也不答應發。

柯幹 那麼你們……

康敏 剛才也正爲了這個問題，我們特地召開了個緊急會議，推派代表前去交涉——可是，現在還沒有結果……

柯幹 你們得堅持到底的，爲了自身的利益！

康敏 這話應該修正的。實在，勞資發生衝突究竟是不幸的事，尤其是在目前這個時候，能夠避免掉，還是竭力避免掉的好。

芝瑛 大姊，我們的生活將怎末樣呢？

柯幹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不過，廠方如果的確賺飽了錢的話，他就該自動地發給你們解散金的。

芝瑛 是的，他應該顧到我們解散後的生活！

康敏 所以，我們派了代表交涉去了。我們採取友誼的立場和態度，跟廠方商借幾個月的生活費。

柯幹 廠方一點沒有表示嗎？

康敏 自然有的。總經理曉得了我們開會，急急的趕來勸阻，他的談話，兩句話便可包括，就是：工廠因爲缺乏原料，所以暫行停工。從明兒起，全體職工一律停薪留職。他否認解散，因此解散金也就根本談不上了。

柯幹 (聽得火喇) 媽的，簡直是狗屁！

康敬 他說：你們可以暫時回到家裏去休息休息，一等到廠方原料有了接濟，就通知你們再來開工。

芝瑛 休息？這簡直是要我們的命，叫我們「總休息」了！

康敬 是呀，所以他們還留在廠裏，向廠長請願着，要求他作最後的答覆。阿楊，你也去吧！

芝瑛 去去，現在就走！

康敬 我們走吧。——趙先生，希望你們輿論界能作我們的後盾，爲了正義，更爲了真理！

柯幹 一定一定，這是我們做新聞記者的職責所在。

康敬 再會！

芝瑛 (同時)再會！(兩人同下)

柯幹 (舉起了拳頭，向她們高呼。)楊！你們得努力呀，祝你們成功！

——幕——

第
四
幕

與第三幕相距一星期，時間是清晨七點多鐘。

景和第一二兩幕同。不過，在擺設上，前樓那邊兒的長窗上頭，多了幾張不整齊的字條。——後樓那位姑娘跟他鬧架時所寫的罵人字條，老趙都一張張的珍藏着；窗上粘着的就是這些「玩意兒」。

此外，老趙住的前樓，那個隔離後樓的板壁上，還高高地懸掛着幾個洋娃娃，其中最大的一個，是布製的，學士裝扮，屬「陽性」。

後樓沒有什麼異樣。

幕掀起的時兒，台上沒有人，空空的。樓下聞有杜醉翁唱的「烏龍院」的京戲聲，大概早餐時又喝飽酒了。前後弄堂，則有「換舊貨」與「買爛東西」的叫喚雜聲，但很低輕的。

醉翁（聲）「……：那一日間遊在大街上，偶遇着好漢小劉唐，他把那實言對我講，請我到梁山去爲王，這富貴豈是人妄想，自有天爺作主張。行一步來到了……」

（老趙混在這牛叫聲裏，挾着報紙偷偷地上來。剛到平台口處，却巧又給房東太太瞧見，她跟了上來。）
俞氏（聲）「喂，趙先生。（說下半句時，人已出顯在觀衆的面前了。）房錢怎麼樣啦？」

柯幹 房東太太，你瞧——（窘笑）我不是剛從報館裏回來嗎？（他把挾着的新聞紙揚給她看）……

俞氏（沒好臉色的）你這是什麼意思？（斬釘截鐵的）我是來問你要房錢！

柯幹 這……這個……嘔，對不起得很，工錢還沒有領到呢……明……明天總可以……

俞氏 哼，得了吧！

柯幹 真的，房東太太，明天……

俞氏 又是明天，廢話！（返身而下）

（老趙拭去冷汗，跑進前樓，瞧見桌上和地上的廢紙，東一堆西一堆的，他把它拾了，包在一張新聞紙內，又向後樓隨意的拋了過去。然後，靜靜的伏案看書。閱到L·N·托爾斯泰（Tolstoy）寫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記裏的話，突然高聲地朗誦起來了。）

柯幹（唸聲由低而高）『……希望藝術的東西，但不能着手；因為沒有想止住而不能止住的東西，想

不寫而不能不寫的東西。這和不結婚就耐不住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才結婚一樣。……』

（讀至此，津津有味地重唸。）『這和不結婚就耐不住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才結婚一樣。』

（他把書籍一丟，站起高呼。）說得對，說得對！（瘋狂似的在室內亂蹦亂跳着）我要結婚，我也耐不住

了，我要結婚……

（這時，阿唐早已溜進他的房間，躲在屏風後頭。）

祿天 哈哈(出場)春天裏的貓叫!

柯幹 媽的!(情急生智)我是在唸書呀……

祿天 去你的吧,倒像真的似的!

柯幹 還會是假的你瞧,這不是托爾斯泰的論文,「關於文學和藝術」嗎?

祿天 老趙,你弄錯了,這應該是廚川白村的傑作,叫「苦悶的象徵」

柯幹 什麼意思?

祿天 你還問呢!『我要結婚,我耐不住了!』這種貓似的叫春,還不是「苦悶的象徵」

柯幹 (沒奈何的) 缺德!

祿天 別做夢啦!那位姓楊的姑娘,不會愛上你這窮光蛋的。——我看,你還是跟她(手指後樓)去結婚吧。

柯幹 別跟我瞎扯了,我要看書。

(阿唐跑到板壁處,想從那個洞縫裏去張望。他又發現一張字紙了,如獲至寶似的高興)

祿天 喂,老趙,你來瞧!

柯幹 寫些什麼?(過去搶看)

祿天 別忙,我來唸:『先生,我不再和你鬧了,真的,不再和你鬧了。』

柯幹 勝利，咱們勝利！

祿天 勝利，咱們應該慶祝！

柯幹 怎末慶祝？

祿天 你瞧我的。（真是不愧爲畫家本色，他在老趙寫字台上的一張白紙上頭，揮筆塗了一幅漫畫，描繪一個女子

跪在男人跟前，作哀求狀。旁邊題着如下七個小字：「我不再和你鬧了！」然後遞給老趙。）你把它掛過去，讓她瞧瞧吧！

柯幹 金聖嘆的批注：『絕妙』（把紙粘在竹竿上頭，又像「大旗」般的升到後樓去了。）

祿天 女人到底不中用，哈——老趙，我佈置廚窗的那片綢緞局是囤積的奸商開設的，我情願餓死也不幹了！

柯幹 應該不幹阿唐，反正我有職業，你我兩人的簡單的生活總不會對付不了的！

祿天 可是……

柯幹 怎麼變卦了嗎？

祿天 不——可是，我想我……

柯幹 又是「可是」，你害了猶疑病了！我是嫉惡如仇，說不幹就不幹的。

祿天 老趙，我並不在打生意經上的算盤！我想慢慢的辭職也有好處的，可以多多偵察他的劣蹟，揭

發他呀

柯幹 倒說得好聽，可是，還不是廢話！「囤積」就是鐵證，你說他的劣跡還不夠彰明嗎？

祿天 那麼就這樣決定吧。

柯幹 (瞪大眼睛) 決定什麼？

祿天 自然是決定不去咧！

柯幹 馬上走呀，跟他們算帳去！

祿天 去，我們一起去(兩人同下)

(半嚮，房東太太上來，她到曬台去曬衣服。)

(又是半嚮，樓梯聲又響了，是芝瑛回家，垂頭喪氣的。可是，當她進了房間，瞧見大大的一個紙包後，倒禁不住的笑了起來，她知道又是老趙玩的把戲，急急的拾起打開一看，射進她眼簾的盡是些髒物，她便隨手的把它拋到門角落裏去。剛一抬頭，又瞧見那高揚着的「旌旗」，好奇心吧，不是種熱情驅使她的，她機警的側耳一聽，馬上輕而迅疾的跑到洞縫處去張望着了，這一下可證實了她的聽覺沒有毛病，前樓的確沒有人在。於是，她索性拖了一條櫬來，爬上去瞧個究竟了，在壁上首先見到的是幾個洋娃娃，都很可愛的，她便用手把那最大的一個學士裝的拿了過來。正看得出神時，突聞樓梯聲響，驚極，馬上跳下椅來，將玩具藏在被內。此時，房東女兒珍珠上場，推進門來。)

珍珠 您的信！

芝瑛 (接信) 謝謝你。(拆閱)

(芝瑛忙着看信，她早忘了那個洋娃娃還露出一條腿在被外；可是珍珠倒瞧見了，她過去把牠拿出來抱在懷裏逗玩。芝瑛回頭見狀，急去奪下；珍珠因為喜歡牠，居然抱住了想逃，芝瑛追上去搶。這樣，珍珠便給惹哭着了。)

珍珠 媽媽，媽媽！

俞氏 (聲) 小鬼頭，哭什麼！

珍珠 (哭) 媽媽！

(芝瑛急將玩具藏於抽屜內，接着很快地取糖，遞給小孩，哄騙着她。)

芝瑛 別哭！別哭！給老虎聽見了，要吃掉你的，你瞧！(說時，笑指牆上粘着的那老趙和阿唐畫的最大的一張字條。)

(房東太太從曬台下，登場。)

俞氏 什麼事啦，小鬼頭！

芝瑛 她瞧見老虎，嚇了。

俞氏 (見狀) 糖，快謝謝楊小姐哪！

珍珠 (且吃且說) 謝謝。

芝瑛 謝什麼呀，祇一點兒。

（俞氏偕珍珠同下，在平台處遇着姚大姊上來。）

康敏 房東太太，您好？

俞氏 喔，姚小姐，楊小姐剛回來。

芝瑛 大姊，大姊！

康敏 嚶！楊……（跑進後樓）

芝瑛 怎麼辦呢？又失業了！

康敏 失業？可是，我們有的是力氣，不怕沒有飯吃的！

芝瑛 我想回去找找那個親戚……

康敏 回去？回去幹什麼呢？

芝瑛 不過，留在上海，總不能就這麼白瞪着兩眼兒閒着，也得想個法子來解決吃飯問題呀。

康敏 阿楊，我們活着不是單純的爲了吃飯！

芝瑛 可是，不吃飯也活不了哇！要是生活不成了問題，我們才能幹點有意義的事。

康敏 我們到別的廠家去試試。阿楊，你不要回去，我現在就去想法子。

芝瑛 （點頭）……

康敏 那麼，我走了，現在，我就去接洽一所廠家。

(姚大姊去後，芝瑛呆了半下，無聊地取出洋娃娃來玩。——此處須配「想思調」之類的音樂——她旅行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幻想着她跟老趙假如結婚後的生活怎樣，時而沉默，時而面露喜色，緊緊的把洋娃娃貼近自己的臉。)

(柯幹吹着愉快的口哨上樓來了。口袋裏掏出香蕉，且吃且行。他進入前樓，剛把香蕉吃完，他將手裏剩下的皮與袋中的果殼等，又一一的向後樓拋去。芝瑛見了，又好氣，又好笑，她急躲了起來，輕手輕腳的。)

柯幹 (取了口他，一邊兒彈一邊兒唱。)

A 調 (換聲) 4/4 春 天 裏 (關露詞 綠汀曲)

5 6 5.6 5 3 1 | 3 1 1 1 7 1 2 6 1 5 | 5 6 6 5 1 2 | 3 5 5 | 6 5 6 5 3 2 1 3 3 2 |

春天 裏來 百花香，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 太陽在 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 被衣裳，

1 2 3 2 3 1 2 3 2 | 2 3 5 5 3 2 1 2 3 2 | 2 3 2 3 | 2 5 5 | 3 2 1 2 3 1 |——|

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 穿過了大街 走小巷， 爲了 吃來 爲了 穿， 朝夕 都要忙。

3 3 3 3 3 3 3 3 | 3 3 3 2 3 2 1 6 1 | 6 5 5 3 3 5 3 2 1 3 3 | 5 3 2 1 3 3 3 3 2 3 |

朗里格朗，朗里格朗， 沒有錢出門吃碗飯，也得 住間房， 那怕老闆長做那 怪模樣， 朗里格朗里格

2 1 1 1 6 1 6 5 6 5 (33) 3321) 3 3 5 3 2 1 (33) 5 3 2 1 0) 3. 3 3 2 | 1 2 3 0 3 3 3 2 3

朗里格郎 里格郎里格郎， 里格郎里格郎， 笑窮不是 從天降， 生饑 久饑

2 1 1 7 1 7 6 6 (7 1) 7 6 6 6 6 6 # 5 6 7 | 1 2 3 3 2 3 2 1 7 3 | 6 — 6 6 7 1 . 2

也成饑， 也成饑， 祇要努力 向前進， 那怕高山把路 擋。 朗里格 朗格

3 3 3 7 3 3 2 3 # 4 | 5 5 5 (3. 2 1 2 3 # 4) | 5 5 5 5 | 2 2 2 2 3 | 2 — 5 5 5 5 6

朗里格朗， 遇見了一位 好姑娘； 親愛的好姑 娘， 天眞的好姑

5 — 3 3 3 | 5 5 5 6 5 6 5 3 2 | 1 2 3 5 5 1 | 2 2 3 3 2 1 2 3

娘， 不用 愁， 不用傷， 人生 好比 上戰場； 身體 健， 氣力 壯， 努力來 幹一

1 — 5 5 5 | 5 6 6 5 6 3 5 | 2 3 1 —

場。 身體 健， 氣力 壯， 大家 努力 幹 一 場。

(芝瑛輕輕地走到壁縫處去張望，想敲板壁喊他，但是沒有勇氣，手臂剛舉行一半，無力地又滑下去了。她的頭，情感與理智強烈地衝突着，焦急而又苦惱又興奮的，在室內來回地踱着，不簡直有如蒼蠅失了腦袋，她在胡亂地轉。半響，她站住了，她決定去看老趙，急急地打扮一下，離室，跑至前樓門口，打鬥。)

（老趙剛唱畢，興高地坐到床上半躺著繼續在彈吉他時，突聞敲門聲，疑是房東太太，不由得冒火了，大罵。）

柯幹 是那個哼，跟你說過了，我有三百多塊錢一個月的薪金，還怕不給清你的房錢，真是……

芝瑛 （繼續打門）……

柯幹 （抬起上身）離開月底只有幾天了，大爺做了報館編輯會少你錢嗎？你難道等不得了嗎？

芝瑛 （再敲門，聲更高）……

柯幹 （站起身，恨恨的）他媽的！放下吉他，奔去重重的打開房門，一瞧是芝瑛，狼狽萬分，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啊

……啊……是……是您……

芝瑛 （微笑，進來）趙先生！

柯幹 （驚魂未定）您……您……您怎麼曉得我……我……我住在這裏的……我……啊……

芝瑛 趙先生，我老早就知道你是住在這兒的！

柯幹 （忙將案頭與椅上及床邊的破褲臭襪等等藏了起來）噢，爲什麼，爲什麼……請坐，請坐……

芝瑛 趙先生……

柯幹 請坐！我實在是住在這樣一所破房子裏的，我沒有……我原不想騙你，不過……因爲那次……給了我的朋友瞎吹，害我後來再也不好意思改過來了。啊……（旁白）糟了，真急死人了！

喔，楊女士，你要吃一點水菓或者別的什麼嗎？我去買，我去買！

芝瑛 我不要。我是想告訴您一件事，所以……

柯幹 ……

芝瑛 (手指後樓) 我……我就住在這個後面……

柯幹 這個後面……喔，這個後面的弄堂裏？

芝瑛 (微笑) 不是……

柯幹 那麼……

芝瑛 就是——您的後樓！(抿着嘴笑)

柯幹 (無地自容) 啊……您……您就住在這……啊……我的天……啊……

芝瑛 (笑指窗上粘着她所寫的許多字條) 那些兒就是我寫的……

柯幹 (急將字條撕下，丟在地上，但又馬上拾起，珍貴地藏入口袋裏) 啊……呀……

芝瑛 (瞧了老趙的傻相，禁不住笑了) ……

柯幹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楊小姐，我每次都對不起您……我……我剛才還把香蕉皮丟

到您那邊兒去啊，該死……真是該死……

芝瑛 沒有關係的，趙先生！

柯幹 您應當早點告訴我……啊……簡直糟糕極了……

芝瑛 我原想永遠不告訴你的，我希望你也永遠的不知道我……可是，我今天已經不能這樣做了，

我用了很大的勇氣，才來打您的門的！

柯幹 請您原……原諒我……呢，您……您有什麼事嗎……

芝瑛 我……已經離開工廠……失業了……

柯幹 工廠已經解散了嗎？

芝瑛 噫，解散了！（兩人相互默默地凝視了半盞）我想離開上海，我……

柯幹 （感情激動）不要離開，不要離開！我有着職業呢，生活總可不成問題的……

（芝瑛默然無言，呆望老趙。漸將目光移到窗外，凝視天空。）

柯幹 （像在自訴，低聲）不要離開，我請求您不要……

（芝瑛面露感激之狀，旋轉身來癡癡地望着老趙，眼眶裏含着熱淚，血在心頭滴湧。）

柯幹 （見狀，突增勇氣，簡直近乎瘋狂，竟把隔着前後樓的板壁給跌開了。）我們這裏本來可以通的，我們用

不到這板壁，我們……（熱情地抱住芝瑛，長長的一個時間）你安心地住着吧，我每天晚上不會在

這裏的……（看錶）現在我要去探訪一件新聞，你等着我，十點半準可回來，回頭一塊兒吃飯

去。

芝瑛 （凝視着他，輕輕點頭。）

柯幹 楊……（欲出，返身）你叫——喔，我還沒有知道你的名字……

芝瑛 芝瑛。

柯幹 好，我走了，芝瑛！

（老趙踏着輕快的脚步，走至平台口處，不再像往日的怕懼房東太太了；他竟大聲歡呼了，介於「噯」與「呀」之間一個音後，狂奔而下，樓梯聲鬧得震天地響，如同「萬馬奔騰」似的。）

（芝瑛聞聲，不由得笑着了，並且，這「巨聲」還像一帖興奮劑呢，它給予了芝瑛以無限的「生活力」；她頓的活躍萬分，低唱愉快的歌曲，迅速地給老趙整理房間；疊好床舖，給他掛浴衣去的時兒，偶然瞧見了面鏡子，她又照了照自己的臉，嘴角邊分明掛着絲絲的笑痕。她歡樂，她滿足，她忘掉了一切，她醉心着這小圈子的生活，她的嘴唇在動了，像在自語。）

芝瑛 新的生活開始了，開始了……

（她自己也感到太興奮了，想用理智來壓制自己的奔放着的情感，她坐到寫字台去，隨便地抽了本書，一瞧書名，呆住了，自語「魯迅全集」，她憶起了過去和姚大姊爭辯的一幕來了，她急翻書，用激動的喉音低吟。）

芝瑛 關於婦女解放：「……中國的爲母的女性，還受着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這是因爲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着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至於侮辱。……在沒有消滅「養」與「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

的……」(她苦痛着，拭了下淚，遏住悲哀，繼續地唸。)「這並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拿一隻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得聽命於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此時，她的喉音竟變得盡是抑制的嗚咽聲了。)「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都是……空……空話……」(她的頭沉落在書上，嗚咽地飲泣着。半擱頭漸漸抬起了，托着腮在凝想；突然，耳邊響着姚大姊的聲音：「阿場，我們應該戰鬥地站起來，爭取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呀！」她睜大眼睛，向四周掃射，搜捕的結果，沒有姚大姊的影子，知道是自己的「幻覺」。少頃，有了決心了，她在書桌上取了張白紙，伏案寫信，留給老趙的：「我走了，我不能妨礙你，同時我更不願意你受你輕視！」擱筆，拭了下淚，拖着沉重的腳，回到自己的後樓來，開始收拾東西。接着，她下樓去了。沒有多少時間，她上來，背後跟着一個人力車夫。)

芝瑛

喂，車夫，你先搬這個……(車夫去後，她留戀地呆望前樓。)

(車夫上來搬走第二次的東西，芝瑛隨下。)

芝瑛

(聲)房東太太，再會！

俞氏

(聲)再會，常來玩呀！

(是十二點了吧，遠處聞有工廠汽笛之聲。)

(牛犢老趙手裏提了許多可佐午餐吃的東西，興奮地上。走至後樓門口，見門關着，輕敲，無人應門，他自己開了，進來一瞧，已是人去樓空了。手中東西落地，潸然淚下。急至前樓，也沒之瑛的人，祇見桌上一紙留條，顫聲地讀。)

柯幹 「我走了，我不能妨礙你，同時我更不願意你養，受你輕視！」(很快的跑至樓梯平台處，大聲呼喚。)

房東太太，房東怪老太婆！

(樓梯聲響，俞氏上來。)

柯幹 楊小姐搬到那裏去了？你爲什麼讓她走！

俞氏 她付足了房錢，她要走，我管得着嗎？

(老趙自討沒趣的碰了釘子後，垂着頭回至自己的前樓。砰的一聲把門關了，倒在床上。房東太太跑進後樓一瞧，板壁倒了一半，大吃一驚，不禁凶凶地說。)

俞氏 這是幹什麼呀？原來，你幹得好事，怪不得楊小姐要走了。哼，你倒還有臉皮來問我呢，你問問你自己吧！哼，板壁破了要賠的，天下也難得看到你這樣的人，要是別個兒，難保不報捕房呢。(狠狠地望了前樓一眼，返身欲下，見地上有食物數包，拾起。剛退出後樓的門，却巧逢着阿唐。)

祿天 (無意的瞧一瞧後樓) 怎麼房客搬走了？

俞氏 哼，去問你的好朋友吧！(返身便下)

祿天 (對她背影扮個鬼臉) 乖乖……(進入前樓，見了老趙趟在床上，流淚，奇甚) 怎麼，老趙——病了嗎？

柯幹 嗯。

祿天 爲什麼不找大夫？

柯幹 沒有錢！

祿天 錢，我有，怕什麼，我剛才不是拿到了一筆錢嗎？——等一等，我去請大夫來。

柯幹 不用了，現在好了點兒。

祿天 (見桌上的字紙) 不用了？好傢伙，原來爲了戀愛，真不要臉，你瞧瞧咱們的劉大哥，真不把我羞死了！……想思病哈哈！

柯幹 不要胡說——那裏爲了戀愛，我不過有點頭痛吧了。

祿天 那麼，這個字條是誰留的？嗨，你到底跟誰戀愛？看你不出還是一個賈寶玉型的多情種，愛上了

那位姓楊的，而又同時看中了她。(手指後樓)

柯幹 (冷冷地) 同時愛上了她們！

祿天 這是你的哲學

柯幹 哦，『矛盾的統一律』

祿天 好了，好了，全世界的哲學家都要給你嚇跑掉了。

柯幹 因爲她就是那位姓楊的。

祿天 好像伙，原來你瞞住老子已經跟她同居了！

柯幹 媽的，別胡說八道！

(姚大姊上，敲門。)

祿天 誰呀！進來！

柯幹 不要又是那個可惡的老太婆。(急把被兒蒙面)

康敏 (向唐) 對不起，請問趙先生在家嗎？

柯幹 喔，姚小姐。——這位是唐先生，我的朋友。噢，請坐，請坐。我病了，對不起。(支持起半個身體) 楊小姐在那裏，她沒有離開上海嗎？

康敏 她……

柯幹 是不是因為我得罪了她，是不是……？我沒有得罪她，我憑我的良心……我沒有得罪她……
康敏 (想要開口，又給老趙搶着先說了)……

柯幹 是的，我以前做過許多對不起她的事情，但是我沒有曉得她，我……我們同是天涯淪落的人，同是被壓迫的人……我……我……愛她……我……對她沒有半點兒惡意……我……我可以對天發誓……

康敏 趙先生，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們兩人彼此都很相愛。所以，我已經把芝瑛勸着來了。

柯幹 她也來了？

康敏 哦……這才好玩呢，一個在那裏發愁，一個在這兒發瘋……她就在底下，我去叫她上來。（下）

祿天 老趙，這是怎麼一回事？

柯幹 我發昏了，發昏了，那裏可以睡在床上，我要去接她……（衝出門去）

（阿唐無聊地扭開無綫電收音機來傾聽。）

（樓下有腳踏車的鈴聲。）

信差 （聲）樓上有姓趙的嗎？

柯幹 誰呀？（下樓）

信差 趙先生，您的信。

（半響，老趙、康敏與芝瑛三人同上，進入前樓。）

柯幹 （拆信，取出鈔票，高興）是新水！是新水（急數）三百塊，三百塊哈，我們的生活是不成問題了，現在我們可以一同住了，讓我們四個患難朋友生活在一起吧——阿唐，你再看看信封裏還有錢嗎？

（阿唐換了半天，祇取出了一張信箋來，看後，呆住了，他無力地遞給老趙。）

柯幹 （手在顫抖，低唸）『……茲因白報紙貨缺，故不得不暫停出版……』

芝瑛 什麼，你也失業了？

（老趙默然，遞信給芝瑛自己看。）

（四人在極度的激動與感慨下，都默無一言。）

（此時，突從無線電收音機中播送出一驚人的消息來，阿唐急把音旋高，注意地聽。）

聲音 『第二個消息，從甯波開往金華的輪船中，有一單身旅客叫徐瀟傑的，中途跳海自殺，原因不

詳。現在報告第三個消息……』

柯幹

（急扭開收音機）小徐太可憐了！

祿天

要做人，便得像劉大哥，小徐太軟弱了！

柯幹

對！現在我們沒有別的路，不是像小徐，就得學劉大哥！

芝瑛

怎麼辦呢？

幹柯

離開這兒，走向十字街頭去！劉大哥說得對：『地無分南北東西，到處都是我們的工作之所，』

只要我們有勇氣，總可以活下去！

康敏

附議！走向十字街頭去！

柯幹

（取了吉他）走吧！這些東西，押給房東了吧！咱們走！

祿天

去！

(擡景：一條廣大而平坦的道途，前面光明。)

(兩人背向觀衆，唱着雄壯的歌聲，昂着頭兒，向前邁進。)

走向十字街頭，十字街頭，

我們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的命運，

全靠我們年輕人來擔捐！

走向十字街頭，十字街頭，

我們要睜大了眼睛正視現實，

嚴肅地生活，

這是我們的作風和傳統！

走向十字街頭，十字街頭，

我們要避艱險的深入下層，

學習又工作，

努力着大同社會的建設！

走向十字街頭，十字街頭，

各處都需要我們勞働的手指，

貢獻出力量。

完成時代所賦我們的使命！

—幕—

附

錄

故事

這裏有四個青年——徐灑傑，趙柯幹，唐祿天，劉羨俊，他們是知識份子，都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在這「人浮於事」的上海，却同樣地遭受着失業的苦悶呵。

他們的性情，各各不同。小徐感傷，消沉，老想自殺；幸虧老趙救了他，說他不該這樣。但是，應該怎樣呢？連老趙自己也說不清楚。

小徐回家鄉了。這時，老趙幸運地得了一個職業，在一家報館裏當一個校對，並且兼寫社會新聞欄的「特寫」。他想拚命的幹，奮鬥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

劉大哥呢？據說他有「病」，「患着嚴重的一種「神經病」」。至於阿唐，他倒蠻會自我陶醉的，過了今天他不知道會有明天。

老趙的家，近工廠區。他住的後樓，新搬了一個單身女客進來，粗心的老趙，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幾次把髒東西丟過去，他以爲這樣便可以報復那個討房錢的兇惡的老闆娘了。但這個是不會給房東太太半點苦的，惱了的倒是那

位新房客。這樣，便釀成了老趙和這新房客的前後樓的大鬧架了。

話說這位新房客，名叫楊芝瑛，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女性，她剛從女子職業學校畢業，初到上海來，在一家工廠裏當管理員。她的上工時間，是早晨六時至晚六時，這正和老趙在編輯室裏的整夜工作相反。所以，雖則同住在一個統樓上頭，可是，他們是不會見面的；他們要是會晤面，那麼除非是在一個回來一個去的途中。因此，他們天天鬧架，雖然鬧得很兇，但盡其極，也只能用字條兒罵，把髒東西丟。

一方，老趙却遇到了意外的奇遇。在他每天一定的時間裏，他上落電車（因為他夜裏工作到四五點鐘，總得要搭頭班電車回家），在車站上總得遇到一位可愛的姑娘。他們都很年青，當然會鬧戀愛；由於老趙給她拾一張工廠卡的機緣，他們開始相識了。

幸運是努力的結果。因為老趙的苦幹，報館主筆很賞識他，要他儘可能地多寫一點新聞「特寫」。同時，老趙還接受了劉大哥的忠告，發誓不寫「黃色新聞」更由於劉大哥的鼓勵他去接近大眾，要用他的筆觸多多反映大眾的生活，苦痛與要求，於是，他便決定專訪「工廠風景線」了。

某一個炎熱的晚上，帶給老趙更大的興奮了。原因，那一傍晚，老趙閒着沒事，便和阿唐到附近的公園裏去納涼。他們在那兒却救了這位可愛的姑娘的駕，並且還打敗了那個正在調戲着這位姑娘的流氓。

老趙幾次給與姑娘以好感，當然，姑娘也愛老趙的英俊；同時，尤其是使這位姑娘驚奇的，便是他發現了最大的奇跡，原來這位打流氓的英雄，不是別個，正是在她家裏天天和她鬧架的「前樓莽漢」。不消說的，老趙後樓的新房

客，正也就是這位「車站天使」的姑娘了。

她感到了興趣，她將這個祕密深深地藏着不讓老趙知道，並且當老趙要訪問她一點新聞的時候，她也不肯說出她的住址來，情願給他「當場面試」。不過，她愛上他，也正和老趙愛上了她一樣；他倆在這時呀，已經「心心相印」着了。

粗心的老趙，到此刻還沒有發覺他後樓住的是什麼人，他還繼續地鬧。可是，那位姑娘，却已不再和他鬧了。因為她在夢中也會見到他；但她也不想和他說穿，儘管在月下花前，他們會見了面。

混濁的空氣，是會窒息人的。劉大哥呼吸不慣這種空氣，離開了上海，奔他自己的前程去。同時，一方，楊芝英因為工廠的「解散」而失業了。

她想離開上海，難道不該和心愛的人兒告一個別嗎？終於，她鼓起了勇氣，衝進那老趙的房間。

老趙真是驚喜交集，又狼狽又興奮，因為他曾經依了阿唐的計劃吹過大牛，說是他住在一所很高大的洋房裏。但他們終於互相了解，熱烈地擁抱着了。屋脊上一雙白鴿，給了他們未來的象徵。

可是，這位姑娘也有點怪脾氣，當老趙出門探訪新聞去了的時候，她也悄悄地走了；為的是她愛他，她不願意妨礙他，同時，更不願意他輕視她。

沒有多久，老趙回家，滿腔的熱情，這時全變成淚珠了。

話說這位姑娘搬走了後，却又頓的發起愁來，她和老趙同樣地感到極大的難受。姚大姊康敏對於他們的事情

是很清楚的，她認為戀愛在不妨礙事業與工作這個條件下，並非不可進行，而且還是不妨事的。她勸着芝瑛，並且還親自陪了她去老趙那兒代為解釋。

愛人兒歸來了，老趙該是何等地高興呀！可是，第二個打擊却又追蹤而來。報館「關門」，他又失業着了。他們是極度苦惱着了，正在這長長的一個沉默之中，他們突然在無線電收音機中，同時聽到了一個消息：小徐在歸途中跳海自盡了！

這是一個最現實，也最醒人的教訓。

他們從這裏，開始由徬徨而得到了清楚的認識：祇有正視現實，頑強地努力，並肯埋頭苦幹的，才能生活下去！於是，合着同一步調，離開了這小資產者的「象牙之塔」，唱着雄偉的歌聲，走向「十字街頭」，深入社會層去，找尋有意義的工作，希望不給社會所淘汰而能永遠的生存下去！

各報評論摘錄

(一)

「魯思先生的改編，是儘了他最大的努力，他對原著極忠實，而又處處顧到舞台與演出的條件。這是一個艱鉅的工作，而魯思先生順利的把它完成了。我最喜歡這個戲裏不論情勢如何，每個人都有一股向上的力；即使受到阻礙，還是曲折的把它傳達出來，噴射向每一個人。因了表現工具的不同和演出環境的變異，有幾處如劉大哥的刻劃，

都顯得沒有原著那樣鮮明而有力。然而，我們應該瞭解改編者的痛苦，是超過每一個觀眾以上的。而改編者能針對着現實，加添了許多新的養料，予這一劇作更多的生命力，這是改編者不可磨滅的勞績。」（吳琛：「感」，載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中美日報「藝林」）

（二）

「這戲的情節該是大多數青年所熟悉的——因為沈西荅底電影原作，開映已不知多少次數，而此次魯思先生所改編的，幾乎完全保持了原作的精神。」（魯基：「十字街頭的演出」，載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正言報「大眾談座」）

（三）

「改編者魯思，顯然地，着實是化費過一番嚴密的構思的。因他對西荅先生的原作極忠實，像電影上的「鬧劇形式」都被他一股腦兒的搬上了舞台，殊為不可磨滅的功績。」（周魯基：「略談十字街頭」，載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神州日報「神皋雜組」）

（四）

「在這劇本荒，尤其是在反映現實劇本特別缺乏的上海，「十字街頭」改編為舞台劇，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魯思的改編，可說是盡了最大的努力；電影跟戲劇的表現方法，根本完全不同，可是，照現在的改編本看起來，改編者對於兩者間不同的困難，已全部克服了。改編者爲了此時此地的演出，將劇本發生的年代也轉移了，而且在第四幕

中，對劇中人老趙、楊芝瑛她們失業的原因，換了另一種解釋，這不但於原作無損，反增強了演出的實際效果。改編本中的人物，比較軟弱的是劉大哥，出場機會太少，不能給我們一個明顯的輪廓，這也許是改編者格於此時此地的環境，不能暢所欲言吧！」（麥穗：「十字街頭評」，載三十年五月二日正言報「藝壇」）

（五）

「不論在批評中，或是創作上，魯思先生沒有忘了藝術的良心，他正是懷着勇氣與魄力，強調着作品的現實性的；「十字街頭」自然沒有例外，在這劇發生的時間的更換上，我們可以看到改編者的苦心。」

「事實證明：他是相當地忠於原著的，劇中活躍的人物，正是電影上的性格，電影上的精髓在這裏是被保存下來的。——即使有着改動和穿插，那也正是爲了強調劇的主題，與此時此地演出的效果。全劇分四幕。一般地說來，以第三、四兩幕，最爲成功。——第三幕的結尾，非常耐人尋味。而第四幕給我的印象，也是相當靈活的。有開始，有發展，有高潮，更有有力的結尾。」（鐵流：「十字街頭」，載三十年五月三日中美日報「藝林」）

（六）

「由於沈西苓先生明確的社會認識，他的作品中貫穿着能引起羣衆的感動，電影「十字街頭」依靠了這些，鼓勵了廣大羣衆真正走向「十字街頭」。」

「沈西苓先生不幸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逝世了，把「十字街頭」改編爲舞台劇來紀念他，這工作無疑是最適合的，而且也是更有意義的。」

「十字街頭」由魯思先生改編爲舞台劇這消息，我在四個月前就知道；當時除了在悲哀的興奮中希望舞台劇早日完成外，我還有着一個期望，期望舞台劇能比電影更健全；這些，假如我沒有誤解的話，改編者幾乎完全做到了。首先改編者強調了廣佈在「十字街頭」裏的現實性，時間空間的接近現在，並且適宜地增加了最現實的資料，同時，他雖保留了原作羅曼迪克的作風，却給了嚴正的批判，這是經過選擇的合理的運用。舞台劇「十字街頭」改編的成就，是在內容與形式的獲得了「矛盾的統一」。這一點，是電影「十字街頭」未曾完全解決了的……我將提出這樣的改編態度和處理方法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正因爲電影劇和舞台劇質的差異是有着相當的距離，所以在將電影劇變成舞台劇的改編過程中，是有很多的困難需要解決的，特別是時間與空間的處理安排。舞台劇「十字街頭」雖與原作有某些出入，特別是三、四兩幕。但由於改編者之苦心努力和才能，終於適當地解決了這些困難。」（朗劍萍：「十字街頭觀後」，載三十年五月六日中美日報「藝林」）

走向十字街頭

趙景深

爲了紀念沈西荅先生，天風劇社商請恩派亞戲院將沈先生的遺作「十字街頭」重映。這戲大部分是輕盈的淺笑，但作爲此劇的重心的，却是劇中人劉君簡短有勁的極少量的說白。觀衆見了銀幕上映着沈西荅的名字，爲之熱烈地鼓掌；大部分的觀衆是青年男女學生，此劇所寫的也正是學生的生活，我在當時深切地感到沈西荅對於學

生們的影響，覺得他的努力不會白廢，自然，劉君的說白也是使得觀眾非常興奮的。

現在，這電影劇已由魯思改爲話劇，將在璇宮劇院演出了。現在演這話劇猶之前幾年沈先生編那電影一樣，需要藝術的技巧或修辭學上的微婉，我們不能買鑽還珠，我們不能過分被戀愛的場面所迷惑。

沈先生當時因演員的姓而讓劇中人姓楊姓趙，現在話劇用不着了，便改用人生哲學的諧音。消極（瀟傑）、樂（祿）天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苦（柯）幹，尤其要前進（美俊）這兩句平凡而簡單的話誰都會說，要緊的是我們能够去做。那末，這戲劇不僅現在有意義，將來也一樣的有意義。電影中四個人手挽着手前進，走向十字街頭，正指示了我們一條人生的大路。我們要前進，要苦幹，不要走到旁邊消極和樂天的岔道上去。

剩下要說的，就是我匆匆地看了話劇劇本後的零碎感想。全劇都根據電影的，加上的姚大姊向楊芝瑛所說的戀愛論甚爲警闢。小孩要買零食和房東唱趙五娘，大約受了「上海屋簷下」一點影響。劉美俊責備朋友們的話似乎少了一點，但也似乎有意這樣的。什麼時候和地點，產生什麼作品。

我們要記住這兩句耳朵裏聽熟了的話：「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止首報「大眾談座」）

首次公演的演職員表

本劇第一次由天風劇社演出

——民國三十年四月念六日起連演五天（四十場）同年七月十日起重演五天（五場）

地點：上海愛多亞路璇宮劇院

導演：吳 琛

演 員 表

老 趙	喬 奇	杜醉翁(註)	社 員
小 徐	冷 山	姚大姊	A 海濤 B 麗雲
珍 珠	蓓 蒂	劉大哥	楊 祺
俞 氏	冷 靜	男遊客	周克剛
阿 唐	A 仇銓 B 悟空	女遊客	紅蓮影
楊芝瑛	費 茵	流 氓	A 陳雷 B 傑棟
車 夫	程 鵬		

職 員 表

舞台監督	陸 沉	舞台管理	龔稼農
------	-----	------	-----

後記

魯思

本劇係根據亡友沈西荅兄底最偉大的電影遺作「十字街頭」改編成的。這是一個艱難的工作，然而，我所以敢如此大膽地從事並嘗試了，主要的原因僅祇一個，便是爲了紀念他的。

電影「十字街頭」是西荅的藝術結晶品呀。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青年問題的認識理解，他對社會民族的難忘懷念，他對黑暗勢力的憎惡痛恨，他對光明真理的追求嚮往；從這裏，我們還可看到：他是如何的正義，又是多麼的熱情，更是何等的理智啊！

我愛「十字街頭」，我更愛着西荅！

「十字街頭」的改編舞台劇，恐怕損害西荅的原作的緣故，我曾小心翼翼地先在腦海中建築一座舞台，讓所有的戲分幕地在那上面進行而試演起來。這樣，大約經過了足足三個整月的構思，我才鼓着勇氣動手編寫。

這是實話，我握筆編寫本劇初稿的時間，是很匆促的，最多是五天吧。爲了天風劇社預備鄭重演

出此劇，他們希望能有更多的排練時間起見，我不能不被迫地每天趕寫一幕，甚至寫後連原稿也不及覆閱一遍的，便交了卷。

因此，人物的典型刻劃，以及對話的性格化等，都很失敗。看了第一次的演出後，我深深地覺得實在太對西荅不起，因此，我又化了整整一個多月的時候，把它重寫。現在，得失之處，不想多說，留待讀者來指正吧。

電影原作「十字街頭」，西荅以他無比的力量來描寫了現實，但這作品卻帶着非常濃厚的浪漫主義的氣息的。同時，這是西荅的主張了——便是「情節的誇張」。記得他曾這樣說過：『爲了要觀衆更了解劇的主旨，爲了更要具體地來表現這個主題，作者應該儘可能利用新的表現方法來處理它，儘可能地在表現的形式上予以誇張，同時在劇中也儘可能地加上許多穿插。』它使劇本富有諷刺和輕鬆的對白以外，能再得到了發噱的動作。』（大意）電影「十字街頭」無疑，正是西荅的此種「理論的實踐」，「瞧吧，它是何等的「鬧劇」的地呀！

這種表現形式上的「鬧劇的地」的誇張手法，該是寫作或演出一個喜劇所必需的，我如此想，也是如此主張。

所以，舞台劇的「十字街頭」對於「情節的誇張」這一法則，我在改編時曾把它視作座右銘的。也正因爲這樣，西荅原作的「鬧劇形式」在這裏是被我原封不動地襲用了來。

時間的集中這種手法，在舞台劇裏，固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的。譬如幕與幕之間經過若干年月的這樣構成手法，實在地說，就是戲劇的時間的集中。可是要將這種手法在個別的場面應用，在舞台上是不可能的事。

毫無異議，這是電影特有的描寫的基本的手法了，它祇有在電影上才可最大限度的使用。——不僅個別的場面，就是人物的動作，也都可以時間的地集中起來。

爲什麼呢？一句話說，這正就是電影劇與舞台劇的質的不同。電影的全體是用個個的 Films 的斷片來組成的。那些攝取了的個別的 Films 的斷片，製作者可用任意的，他所發見的獨特的次序，將它剪接和編輯而後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種電影的時間與電影的空間。而這種時間，與現實的卻有區分；它的空間，也在實際上並不存在的。

故，舞台劇改編本，在這些地方——時間與空間，不能不與電影原作稍有出入而差異着的。

此外，爲了在「此時此地」的演出，求其更能接觸並關涉現實，我便胡將這劇的發生的年代，也移動了一下，這樣。第四幕中，對劇中人趙柯幹和楊芝瑛的失業原因的解釋，勢非與原作大異而不同了。

在內容上，還有若干部份的變動。

想使「十字街頭」更健全，更能正確地指示男女青年起見，我是批判的地改編本劇的。

例如楊芝瑛和趙柯幹的戀愛，我借了姚大姊的嘴來，予以批判並指示的。

第二，第四幕中，楊芝瑛離開老趙而搬走這個「動作」，我感到它太突然，也太缺乏過程。故我加

上一個劇情，給予劇中人的心理與情緒的轉變的過程，並說明其決定性。其他，不想一一說了。

